

說部叢書

初集

第七十三編

歷史小說

雙冠璽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3 0660 6519 8

湖南圖書審查會採用品

(生理衛生類)

● 學校衛生學 一冊 定價三角

【批詞云】是書為日本瀨川博士原著。先生以精於小兒科擅名。出其經驗。著為是書。洵有特別之價值。譯者能以簡潔之筆達之。尤非易事。我國衛生一道。素昧講求。小學校為兒童發育之初基。以此施之師範教育。致諸實用。其幸福又何可言。誠教授上必需之善本也。

● 生理衛生學 一冊 一角五分

【批詞云】是書簡明而該括。篇幅雖無多。而教材無不備具。且選圖亦精確。可喜。

● 生理學講義 一冊 定價三角

【批詞云】證敘明透。解釋精括。其小字附註。尤足供教授之資料。為教員所當注意。至衛生救急各法。最普通而適用。且文筆亦極圓愜。迥非他種譯本可比。篇幅無多。自無教授繁難之弊。以之充中等教科用書。洵稱完璧。

● 生理衛生新教科書 一冊 四角五分

【批詞云】是書更為中師教科而編。次序明晰。圖解精良。譯者更以清顯之筆達之。較原書尤覺周到。洵為中等教科之善本。

商務印書館出版

序

墨箴子譯馬利遺事既竟。爲作王良士語曰。願此貴妃子。生生世世。勿降嫁帝王家也。夫女智莫如婦。宣尼所稱。其人美且仁。國風載詠。是以木蘭寒女。樂府傳辭。昭君才人。琴工寫怨。則有雌龍墜地。生是名王貴人。客兒外家。少爲孤穩。壓帕。揮三百萬貫。阿姨之費。奪此媚媚。稱三十六宮可教之尊。別名關關。酪漿肉食。何來皇思玉人。斜上旁行。亦有和熹博士。豈宙合至清之氣。鍾稗瀛以外之區乎。是雖迦陵同命。上陽終老。女君不聞專政。尤物未嘗移人。而鍼神機絕。漂散人間。樓東剪刀。流傳海外。後之摩登癡澤。慨慕蘭馨者。猶將起通德於千秋。訪佩蘭之遺事。著爲外傳。留僊之裙幅如親。寫出內家。春曉之圖中。欲活爾。乃早傷持踵。衆嫉修蛾。交杯七綵。甫爲新婦。未諳。白柰三吳。遽應天公不祿。雞臺夢醒。姑惡聲來。不如歸去。彼都雖信美之鄉。大有圖儂。畏道重迷陽之感。宜若一聲河滿。清淚如鉛。千里江東。我心匪石矣。逮乎坤珍在握。弱肉爭存。東西帝仇不戴天。南北司勢成水火。合并早定。調燮咸宜。股紫

敵知兵氣之祥。比銅鉗爲種人所信。瑤光奪堦。申申達詈姊之言。象魏懸書。媿媿釋
 直生之漣。雖君王后椎環之智。孫夫人佩刀之英。啟鐘室以謀韓。御戎車而赴敵者。
 不是過也。顧以狂王亂政。家賊陰謀。繫尾何追。擗頭不免。斧聲燭影。猶是亭疑。玉斑
 牛刀。已將見逼。至於金墉絕膳。五國蒙塵。書成絕命。祇云愛子託人。死本如歸。所念
 故交惟若。人之無良。天胡此醉哉。或謂王桑榆未晚。駟僮奚堪。何以昧取人以貌之
 言。受狼子野心之禍。驪戎歸晉。厥後雖蕃。文姜如齊。及身安免。不知細君之嫁岑陬。
 本從胡俗。解憂之生元貴。實自肥王。懷羸作媵。久已蓄康公自出之圖也。怨耦爲仇。
 不翅忍蕭同作質之辱也。若留侯好女。衛玠璧人。天假之緣。禮無不合。古之開一窗
 而自選者。信能牽五絲而得紅乎。或謂王金輪再世。夏姬同風。令尹敢蠱。夫人可知。
 子皙委禽。其心不正。烏勒捷武之獄。猶刑白馬寺僧。鄭蒙斯美之行。如寵控鶴祕監。
 是則高辛少女。可云淫戀槃瓠。宓帝神妃。直證夢交窮翠。高皇后旣擄楚軍。恩宜覆
 水。息夫人縱傾蔡祚。愁殺桃花。人生誠難。深文則易。以彼香階割襪。孰勸小后之詞。

金訶貼胸。尙諱祿兒之語。嚮使南風專恣。沙門安得長生。甄后有情。陳思豈無穢迹。弔回心院裏。怨火冤霜。念鈎弋宮中。蹠天披髮。他日之小龍無算。誰知締造艱難。當年之故劍相逢。應慟修禱樸絕。某佛心差具。漸忘香味色聲。胡語未諳。強譯隄官隗。搆安得詰汾天女。擲大千於恆河國界而遙。劇憐廝養才人。抱長恨於紂絕陰天以上。爲西域闕氏作傳。掃盡胭脂。招蜀山怨帝之魂。填諸碧海。

按英史蘇格蘭女王麥利。

即馬利

顯理八世

即亨利第八

之姻族也。奉舊教。初爲法王法

蘭西士二世之后。

即佛倫什

法王卒。還蘇親政。先是蘇格蘭自拿克斯倡行新教。其

徒頗有勢力。麥利行爲不正。大失人望。遂被放逐。遁於英倫。乞顯理八世女英王

愛利薩別司保護。

即以沙伯利

愛利薩別司囚之於獄。會舊教徒有欲擁立麥利者。愛

利薩別司。遂處以斬罪。麥利子惹姆斯一世。爲蘇格蘭王。愛利薩別司死後。兼承

英統。英蘇遂合。此篇大旨爲馬利平反。事多實錄。誠有關於古政教之原。與尋常

傳記不同。比來遂譯歐史。風氣寔開。考元成佚獻。蒐開寶遺談。未始非高學之一

助也。

丙午長至省輪并識於客塵寄廡

雙冠壘

第一章

游人過蘇格蘭憑弔故墟者。恆注意某廢宮之一房。以是宮爲古女王馬利司脫誕生地也。馬利天生麗質。而生世不辰。其生平流風遺事。有令人慨慕至深。因流連所居不置者。轉恨造物無情。以此畫壁殘塵。雲牕宿草。搆成箇人一生愁城之基礎也。有村曰林列石高者。僅一長衢。石屋夾峙。古色斑然。北臨辣克湖。中央小嶼孤聳。沿岸均腴田。湖濱一片沃壤。其勢凸出。是宮即在其上。表式象方。中席廣庭。庭有石甃噴水池。外闢穹窿門。以通車騎。更進則文軒重階。宮門之魚鑰見矣。

噫。此地不堪回首。蓋自馬利離宮。某年國有戰事。遣戍卒一隊。旅宿於此。夜薦枯草。斃臥。晨去遺火。恣之騰熾。遂成焦土。間惟花輒文石。未厄祝融。餘若崇樓。遂閣。華蓋藻井。貝櫺檀榻。凡木質之屬。俱成灰燼。自茲以後。無人興建。迄今第存頽垣斷井而已。



馬利誕生之房。係鋪以花鋼石。本無滋蔓之理。惟屋梁塵土。久積成霉。種種莓苔。遂不期而自植。試將馬利嬰妮將母之時。與悍旅肆兇茅龍更衣之日。一爲比例。其盛衰。已傷遙抱。況晴漪依舊。畫檻都非。矯首青冥。更無片瓦寸椽。足資研古者。其感情當復奚似。

馬利生時。其父蘇格蘭鄭蒙斯王。適以戰事居行間。英蘇兵連禍結已久。蘇軍屢敗。王疑將帥縱敵賣己。憂憤成疾漸殆。方馬利設悅吉音。達於軍前。正王易簣之日。此呱呱者。遂已失怙。父女無一面緣。其憂患若與有生俱來。母法女。名馬利解士。馬利則從父族。名馬利司脫。其後國人常以蘇女王馬利稱之。

馬利以獨孤女生王家。系應繼統。惟蘇律幼主嗣位。應舉一爵位至隆之人。爲居攝。俟女王長成歸政。而主少國疑。大權胥集於阿衡。非可輕託。故馬利之母。欲自攝政。是時法蘭西均奉天主教。英則盛行耶教。兩教相逕庭。天主教雖徧全球。實統於羅馬教皇一人。其教主儀式。尙繁縟。教堂多供聖母馬利亞及耶穌畫像。有盛典。祭司

華服鱸香行道上。若賽會然。耶教則反是。主精神。尙清淨。斥偶像爲傀儡。彼之教堂。第藉以集衆講經。或祈天而已。

蘇格蘭人雖雜奉兩教。然耶教居多數。兩教聚黨相殘甚力。有時耶教徒攻毀天主教堂。舉所虔祀者。備極蹂躪。彼教積忿既深。一旦有機可乘。卽肆其權力。捕禁耶教徒於獄。或積薪燔之。

馬利解士。素奉天主教。蘇之耶黨。滋不欲其攝政。時有貴胄亞蘭伯爵。夙宗耶教。其譜系亦在當璧之次。是以覬覦攝政頗亟。而國民覘知其隱。懼啟陰謀。蓋有繼承天統之嫌者。必不宜使握太阿。漸不利於孺子。無如耶黨甚強。廷議之餘。終推亞蘭伯爲攝。約俟馬利成人。卽歸政。

事有足奇者。馬利受生之始。卽英蘇戰事之終。蓋英王之戰蘇人。本意附庸其國。取隸於英麾之下。蘇王旣逝。英師亦老。亞蘭伯挾幼主臨民。且饒戰略。非兵力所可卒併。遂變其殖民野心。爲和親之政策。知蘇女王與已世子名厄圖瓦者。年齡相若。因

思鯨吞之策。莫如與蘇立約。以厄圖瓦與馬利結婚。將來兩國自成統一。

英王亨利第八。性剛果。凡所策畫。舉不出於和平主義。此次和親之議。較諸窮兵黷武。所益已多。而王猶恐馬利體羸。或有隱疾。不幸幼弱。則所謀將成畫餅。前功盡棄。故必驗其秉賦。確爲完碩無恙而後可。乃令英公使督褫馬利織衣。端詳體質。其時乳母申氏。及馬利解士。均遵其意旨。且以爲耀。驗畢。英公使歸報。謂世間美嬰如小馬利者。實爲所創見。亨利意乃貼然。決聘爲子婦。

英蘇既議和。英釋蘇俘。禮遣回國。設英王所策。終始均若是仁柔。則蘇廷雖有強力之人。亦不能阻其願。蓋此約之反對者。惟馬利解士。以種族宗教故。欲俟其女長成。使歸法王子。國中天主教徒從之。亨利是時若稍遷就。則其阻力。猶不足以毀其成。無如專制之君。恆固執己見。以爲理法。彼思馬利既爲其子婦。自應歸英教育。而爲此女王之阿翁者。亦應於蘇議院有一部分之治權。此兩事冒昧要求。蘇天主教徒。遂得肆其排斥。謂以貴主爲客兒。且寄賴於愎戾之人。王方襁褓。詎得以外敵干吾

事。二者均非人情。必欲曲從。是置吾王與國於仇敵之腕下矣。宜峻拒。

言者理直。廷議韙之。亨利亦知強力之不可致也。遂罷前議。僅定婚約。申明俟馬利十齡。歸英調護。

兩國議論紛紜之際。馬利方在保抱。憨嬉跳弄。無所知覺。時或枕母膝酣臥。美髮被額。白咽若雕粉。或臨牕觀湖中乳鵝泅泳之狀。或學步未能。孑孑殿上。爵臣衷甲入朝者。恆睨視小女王端麗天容。以爲國瑞。

馬利駐蹕林列石高行宮。僅二年。當其生九月。諸大臣已議行加冕禮。以是兒健碩。雖在嬰年。已可挈至列代女王加冕之地。日斯代林者。踐茲盛典。斯典本爲舉國所忻仰。此次女王襁褓中已膺神器。尤新耳目。是時歐西各國。均遣使致賀。斯代林一隅。遂爲列邦關注之地。

斯代林城堡。在蘇格蘭內地。築於一小石山巔。山從平野之中。隆聳而出。若海心浮島。作戴笠形。彌望蔥鬱。環峙四周。則又層巒疊嶂。積翠浮天。游斯堡者。或躡屐對峯。

或攬轡平原。俯視仰觀。莫不顯豁呈露。誠勝境也。

斯堡距林列石高約五六十里。中途沿法士和湖濱。達於小山之麓。山三面皆峭壁。一面有鳥道蜿蜒直上。路盡而堡門見。入門深壕四繞。上架浮橋。旦夕可按機舒卷。渡橋歷迤邐長垣。三兩圓塔。始抵禁禦。

斯卽馬利加冕地也。際此舉行盛典之時。而身膺大寶者。渾沌嗃嘻。不知何者爲勳爵使臣貴官命婦。但見劍氣雍容。衣光璀璨。滿堂生客。蹀躞趨踰。須臾嘖聲喃喃。有端嚴老宿之人。舉峨冠加諸其頂。彼亦漠然無所動於中。惟目灼灼看人而已。其母馬利解士。則以宗教感情。引爲種族幸福。無任欣祝云。

林列石高斯代林之間。有高原。爲野人游牧逐水草地。其俗鄙悍。外人罕至。今之道暑來游者。但見車水馬龍。穿山如織。豈知馬利當日。居此荒碭。猶蕭條若非人境也。馬利往來於林列石高斯代林者二年。旋以兩教爭端日亟。此聯法蘭西。彼合蘇格蘭。互持不下。危機罔測。於是諸大臣定議。以馬利退藏於密。慎保安全。惟過於鄉僻。

亦非龍馭所宜。乃擇一邊界高原。南傍門梯湖。湖中有島。蘇人謂之英處麻泓。即英島地極隱邃。可爲馬利駐蹕之所。

馬利遷此時。年約四齡。師保外復慎選四貴女爲伴。皆名馬利。一馬利比吞。一馬利福倫奴。一馬利甲文斯吞。一馬利西吞。年皆五齡以內。相從俱往。

馬利蒞茲孤島。得四馬利爲伴。自安且悅。庸詎知總角之時。已將議婚兩姓。緣馬利解士。向法情殷。不惜以王太后之尊。交驩亞蘭伯。古凡一世之英雄。多不能脫陰柔籠絡。亞蘭伯亦蹈此轍。變其宗旨。甘爲附和。兩權旣併。蘇政府遂翻然盡變前策。徑告英王亨利。決廢婚約。

英王聞蘇人廢約。劍屢寢皇。興師問罪。戰局旣肇。成敗非一時可決。而王憤勃過情。血脈怒張。致疾且革。彌留之際。雖所親亦瞠目若不相識。顧諄諄以仇敵未平爲憾。故王雖逝。英政府仍堅持戰事。以逼蘇人。於是遂有厄丁北之戰。

厄丁北者。襟山負海。爲蘇格蘭一大都會。是時英蘇兩軍旣接。蘇人漸却。英軍遂成

合圍之勢。且其軍艦礮線。能及蘇陸軍陣地。故兵氣愈揚。未戰之初。厄丁北居民。已懼敵占勝着。則將殃及池魚。已而礮聲隆隆。屋瓦皆震。英海陸二軍。果分犄角。挫蘇防軍而進。直搗嚴城。方事之殷。非賴重關保障。十萬人煙。已罹紅羊一劫矣。蓋厄丁北內地。有一異常堅固礮臺。高扼山巔。勢足負嶠。故英人雖以戰勝力強。硬交涉。轉鞏蘇人團體。至所有耶教徒。先時未嘗反對者。至是亦憤外侮之侵陵過甚。聯合義勇。敵愾同仇。聲言吾輩於婚約本無所忤。惟英人必以兵力劫我。遣女行成。則公認爲不可。兩黨勢合。蘇人一心。遂遣使乞援於法蘭西。許以馬利嫁法世子佛倫什仕云。

漁人之利。無不欲者。法王深喜此使之來。尅日遣兵六千。赴蘇助戰。當此戎馬倥傯。馬利雖隱於麻泓島中。究未萬全。蘇人決先發制人之策。遽將馬利寄法教育。俟長卽就近成婚。議定。亟以法人運兵來蘇之船。送馬利及其扈從等首途。四馬利媵焉。馬利等旣發麻泓。南行抵克來江濱。暫駐丹巴吞堅堡。當日礮壘多築於危峯險要。

之區。以備敵。丹巴香山勢奇峻。矗立江濱。旁繚雉堞。上有望樓礮砦。江流直達格拉。士高城鎮。風帆沙鳥。往來如織。旅行經此。輒登高憑眺。留連忘返。方馬利時。則江闊天低。兩三星火。搖漾荒洲。獨法兵艦拋錨於此。候迎女王而已。

馬利以稚齡嬌女。遠適異國。且因彼人一身。而鐘磬震驚。蟲沙銷化。今後悠悠身世。尙不敢知。苟其已識世情。則此女郎牽衣別母之時。清淚如鉛。雖極世界之長流。當不足以傳其哀怨。幸也。瓦狗泥車而外。無所容心。況有四馬利相依。更覺胡天胡帝。惟見長途景光韶媚。儀衛森嚴。賞心娛目之餘。偶忽忽若有所失耳。

第二章

馬利去蘇。實爲英法兩國一大關鍵。彼時君權猶重。況以小女王隱爲兩國之尊。其聲望自聳一時。蘇之臣民。於其去也。如戀慈雲。法之臣民。於其來也。如拾寶月。於時馬利舟出克來江。經英格蘭愛爾蘭中間海峽。此地按圖渺如一粟。實則汪洋浩瀚。高浪如屋。茲行復遇颶。斷纜折檣。幾遭觸礁之險。幼者罔知危難。而同舟勳貴羽林

等。則望眼針穿。寒肌粟起。羣起籲天。求登彼岸。天公多佑貴人。果如其願。數日安抵法北鄙蒲勒斯堤城。

法王已盛集鷗從。迎此未婚冢婦矣。自蒲勒斯堤抵巴黎。凡所過城市。均夾道香花。窮奢極侈。謹致懽迎之意。更下特別恩詔。令蹕路所經。諸獄悉行縱囚。茲事足見當時立憲尙未萌芽。王者可以己意生殺民命。羅馬政府。每當踰越令節。亦有斯舉。就今觀之。不啻放縱豺狼。助貴人一日盛筵之興也。

法王有數宮附近巴黎。馬利居其一。曰聖齋門宮。距巴黎西北四十里。宏麗巍巖。爲歷代發祥聖地。且擅林泉之勝。馬利駐此時。益加緣飾。竹馬羅睺之屬。凡足以遣童心者。無不具備。是以馬利四媵。俱覺此間樂不思蜀。而彼人慧根夙具。雖少日已若孤鴻野鶴。不可羈縻。貝宮絳闕之中。夷然不屑也。

馬利賦性。少與人殊。舍錦繡皇宮。而喜清淨尼庵。古時優婆塞多大家閨闈。生世不辰者。回向正宗。並自任教育孩提義務。馬利所居庵。有數尼。性尤溫密。極鍾愛於此。

尊麗仁柔之貴女。馬利天情奇擊。一受人憐。輒有終焉之志。推其本真。雖披緇畢世。敝屣尊榮。亦所深願。無如孽緣前定。花葉相當。且託命於炙手可熱之法王。安允置身世外。於是僉議復令回宮。

馬利別此數厄。一種悽惋。不能自勝之狀。爲其畢生情懷萌芽時代。自茲以往。紫禁沈沈。無復出塵思想。法王猶慮。耽寂之懷。非年少所宜。特於馬利薙菴所經。鋪張華侈。盡以富貴。仍督令勤學。課餘則盛陳百戲。多方以悅之。其同伴四馬利外。尙有法貴主二人。均沾優待。

馬利解土。方其女去蘇時。國是未安。人望所關。不得已羈留兩載。然念女思親。富貴欲歸故鄉。尤人情所不能自己者。於是遂有歸甯之舉。

王太后此次歸法。頗於國際有關。是以迎賓供帳。務極隆侈。一路錦車戾止。騎從雲湧。峨冠禮服。負弩而前驅者。尤繁若流星。行抵魯路恩邊境。法王已挈小馬利。自巴黎來迓。中途相值。嵩呼萬歲之聲。令人耳聾三日。王太后應接不暇之間。瞥見一小

女郎。美髮連鬢。飄舉風前。中束以茜紅絲。文衣素練。露臂至盈尺。下着小蠻靴。間中衣寸許。皓若霜雪。乘亞喇伯小馬。眼波流轉入叢。若饑嬰思乳。而不敢遽卽者。知掌珠在是矣。慰極涕下。溫訊不能成聲。當時老鳳將雛。小鳥依人。天性勃萌情狀。最憐旁列貴媛。骨肉素睽者。忍淚剗心。而不能不自矯懽愉。隨人作媚也。

解士之母猶在。其人早歲孤孀。悼逝至深。遂厭囂塵。幽居一鄉僻之所。日惟誦經資冥福爲事。解士於是往省之。入門但見凝塵黯淡。遺掛淒清。陳設皆深墨色。老人立衣巾如故。一種恨人身世。見於眉宇。解士雖亦未亡人。而怡情富貴。熱心政界。與所生正復冰炭。至此孝思雖切。亦不過悼彼向隅。偶爲不樂而已。

解士駐法一年。別馬利於防亭布盧王宮。斯爲母女二人永訣之期。其感情當有自然哀婉者。無如解士此時。方以臥榻之下。豈容他人鼾睡。必欲去亞蘭伯而代之。使全蘇安然在握。乃已。權利薰心之頃。天情自汨。且殷得政。亟欲成行。不稍顧戀。遂以馬利固有之權。外挾法王兵力。勒令蘇政府以己居攝。卒如所願。

解士歸途過英格蘭。英幼主復申前議。解士告以吾女與法世子已定聘。君自誤。不能復諧。

舊制王者恆有書記。其職若太僕。馬利之書記曰鄭蒙斯美。其人近由蘇格蘭來。年甫弱冠。才美溫文。善伺人喜怒。似此佳偶相逢。且書記之職。朝夕侍王。宜若有嫌。而馬利是時方九齡。故無庸所謂杜漸防微。而後此吾書遂多資料矣。

主太后回蘇後。馬利愈長成。貌溫麗。志雅而情摯。藝學尤勤巧。勝人。琴詩畫皆工。善雕文刻鏤。嘗琢寶石御印。鐫迴文詩句於上。爲啟事用。其辭係參合法文及臘丁古文。宛轉雙關。巧奪天工。世雖博學之士。莫能通譯。其慧心可想。

尤可貴者。則娟娟此豸。居然具尙武精神。法俗素奢。貴家尤極行樂。一年道暑。趁冰水嬉。賽馬音樂。擗蒲之會。殆無虛日。馬利於此數者。特喜圍獵。且善飛騎。嘗於苑中。逐鹿深林。乘興超軼而前。衣絳樹枝。顛越於地。馬溜繯不知所往。彼乃晏然不動聲色。亦無呻楚。後乘竟莫之覺。旋因理鬢。方爲衆見。而馬利已復騰越上騎。再接再厲。

矣。

馬利少年雖多娛樂。亦復不能自由。蓋王家禮節綦嚴。難踰尺寸。行年愈長。網亦愈密。每日必以半日侍加所鄰王后宮中。加所鄰者。法世子佛倫什士之母。法王之元配也。性復戾不能容人。以馬利德容工言。均得時譽。遠勝於己二女。不免中嫉。故無論馬利如何曲意承歡。從不假以辭色。於是有識者。謂此婦姑難終合已。

馬利則於王后。仍敬愛不少衰。禁中侍奉之餘。日惟以刺繡自娛。渠一生繡學。皆自此中得來。常繡一巨軸。布施庵尼。返蘇後。亦有所作。至今過富利路好士故宮。觸目神鍼。尚令人儉然神往。

馬利少極虛衷。其親加所鄰。固緣倫序。實亦愛其藝能風度。以爲可師。故不惜恪恭承教。且規摹其舉止。惟恐弗肖。而加所鄰則以爲僞。嘗詰之云。爾孺慕之外容。胡較甚於愛諸小友。馬利以實對曰。少者羣居固甚懽。然無裨於學問。從王后則沾溉言論風采。皆足爲異時處世之良型。斯對若非童卯所能言。故加所鄰之疑愈甚。

世間婦人無不心向內家者。若系出寒微。一旦置身青雲。則尤關心門閥。加所鄰母族。晚近方崛起。且以王舅得託於華宗。故深嫉人自稱其家世。馬利一日談次失檢。偶言己乃百王之裔。大觸忌諱。加所鄰遂視此女若蜂蠆之能螫人。怫鬱殊甚。

馬利於所親無不款洽。尊長以下。兩貴主亦相得。至所許配法世子佛倫什士。識性同居。更有自然緣法。佛倫什士體素弱。而性蘊藉。馬利則聰柔熨貼。兩小無猜之日。已各具成人知識。

馬利含苞將吐之年。神采煥發。娉婷不可一世。遇茶會跳舞。輒如衆星捧月。當者魂靡。時有某麗媛。頗自矜許。一夕邂逅馬利。偶與比肩。不禁惘然欲喪。於是爲之歌曰。軒若太陽生朝霞。灼若芙蓉照綠波。當時迷信至深。幾疑藐姑仙人。真不食人間煙火者矣。

馬利生受天主教徒洗禮。幼居尼庵。長在王宮。凡所見聞。無非教旨。法王與其母更多方陶鑄。不啻植萬仞堅城於其方寸。使必不惑旁宗。實則馬利慧根夙具。早證上

乘。殊不待莊嶽之濡染。惟其一往情深。待人多失於厚。生平恨海波瀾。亦非無因而泛濫也。

第三章

馬利未及笄。法王已議大婚。所以欲速者。以蘇格蘭耶教徒最嫉斯舉。恐有意外陰謀。不如早行嘉禮爲便。果不出所料。有蘇人名司脫簪者。充弩士。列羽林隊中。圖刺馬利。未成。被執。付裁判官多方鈎距。令供主使姓名。囚堅不肯吐。戮如法。此案雖未能引繩批根。明眼人早知其所以肇釁矣。

馬利解士之族。在法本貴胄。自馬利來歸。勢益煊赫。他巨族惡其凌轢。亦思所以破壞之。加所鄰王后。則以個人陰嫉之心。不顧大局。深有不願使奉蘋蘩之意。於是法王乃於婚禮。刻不容緩。

一千五百十七年。馬利年十有五。法人遣告蘇格蘭請派專使。來法會議婚約。即監行婚禮。爲證人。

蘇議院以茲事體大。亟選一等專使八人。爲全蘇代表。主凡關於婚約之事。諸使臣應盡義務有三。一保守馬利一生權利。一蘇格蘭應沾利益。均載約章。一預防意外。並確定後日繼位之統緒。使槎旣發。參佐等咸盼約成。躬逢大婚之盛。不日抵巴黎。法廷賓禮極隆。法王於蘇使所請。亦均許可。無難色。其約列後。

一馬利應得法廷厚俸。

一馬利若不幸爲嫠。無論留法回蘇。法廷均應給俸。終其身。

一若法世子繼位後。有不諱。則馬利應得之俸。當倍於爲世子婦時。亦終其身。

一佛倫什士成婚後。應有蘇格蘭治權一部。

一此夫婦若舉子。繼統時。當王法蘇兩國而併一之。倘僅得女。則法無女王例。其長者當爲蘇女王。

一若無出。則蘇王位不歸於法。仍傳蘇前王最近支屬。

法王於斯約有所不滿者。則以爲無論馬利有無所出。蘇王位均當屬法。而亟欲成

婚。不得已徇蘇人意。乃誘馬利與簽私約。禁勿令蘇使知。其約最要數語云。馬利夫婦若無出。其身後蘇王位。必歸法。又云。斯約若有變更。則蘇廷應償法爲馬利諸鉅款。如教育宴賀游歷騶從供帳等費。約其數需金錢一兆圓。足見當日法王以全力圖蘇。不惜浩費也。

議既定。婚禮有期。自巴黎及全歐之人。皆傾注於斯舉。讀吾書者。想亦亟欲知古女王文定合歡之儀。爲奚若也。當時分定聘結婚爲兩大禮。定聘先在盧爾王宮。大會堂。結婚則後一星期。於挪脫登迷大教堂舉行。

盧爾王爲法故宮。建於瑞茵江畔。高樓連苑。大河前橫。近岸無他衡宇。紅牆數仞。橫亘如臥虹。憑高四望。江天如畫。樓觀眈眈。景物之佳。又不獨楊柳岸曉風殘月也。宮中庭除方廠。砌石爲馳道。四面穹窿門交互成直角形。環拱中央。簷牙高琢之華堂。即佛倫什士定聘地也。定聘儀簡。是日在堂觀者。僅諸勳貴親契。夜分跳舞盡歡而散。

挪脫登迷大教堂。卽在盧爾王宮。對江島上。前聳兩方形高塔。登其頂俯視巴黎全
都。厯厯在目。下則一望平原。淺草如茵。晚霞正好時。三兩游人。列坐胡牀。雖不能吟
者。亦覺未能忍俊。至於堂中結構。神工鬼斧。驟覩者無不神悸。左右文石巨柱。雙螭
繚繞。矗立若五丈旗。在庭望宇。觚稜金爵。縹緲直入雲漢。赤墀平步。以杖頭擲地。鏗
鏗皆金石聲。入門交疏結綺。迴若琉璃籠眼。五色神迷。最奇者。沈沈閣道。居然有前
世紀名王貴人。雁列其間。冠進賢。佩大羽。英姿颯爽。鞠躬延客。其後風鬟霧鬢。雙成
飛瓊。目語眉言。更不知其幾千萬態。幾疑夢入鈞天。欲聞廣樂。不然。何靈君不言。而
衆搖手耶。無他。油畫耳。蠟像耳。石刻耳。機械耳。美術之至。可以通靈。僅呼之欲出。猶
次也。斯堂當未祈禱時。固甚闐如。惟一二祭司履綦。豪然與批霞璽之聲。疾徐相
答。自成迴響。

盛衰喧寂。互相倚伏。具有循環原理。從來金迷紙醉。卽風瀟雨晦之鄉。一轉瞬間。又
輝煌絢爛矣。挪脫登迷大教堂。爲巴黎數百年來舉行大禮之地。閱人成世。數見固

亦不鮮。而佛倫什士此婚。則傾國之精神財力所薈萃而成。尤爲空前絕後。不可謂非斯堂一大紀念。當時預備建築。先於堂外廣廈。建一圓臺。憑高俯瞰。下容千數萬人。自主教行宮。人行禮時新貴人先集於此至此。關蹕路長若干里。上裁文錦幔。下結鵝絨駝羽。紫翠綿連。地衣皆織水波紋。屆時一對璧人。聯臂踏歌。勝於響屨廊步步金蓮多已。

吉期旣屆。天以佳日。相此有情眷屬。風物特覺融和。甫黎明。市聲雷動。沿法駕所經。樓居窗楹悉啟。紅男綠女。蠕蠕若萬蟲爭動。道上憲兵。禮服排偶。離立作木居士狀。周廬廣列以外。則賣錫者。鬻技者。博局者。注攝影器者。負商標泥人。刺刺不休者。以家具賃人。博一二先零。作鷓鴣笑者。究之肩摩轂擊。袂雲汗雨之中。現象所呈。無非衆濁相蒸。萬疇相注而已。

日之方中。天樂鳴。流星起。村官一騎前馳於衆口。鹵簿發。一時繁響如潮。望塵胥寂。但覺高牙前導。巍然若王氣所鍾者。國徽金幟也。凱歌鏗吹。手揮而目送者。軍樂隊也。旗槍耀日。蹄鐵鳴秋者。羽林千騎也。各簪一花。從容中道者。諸會員也。於是觀者

愈恭。行者愈緩。擁劍佩。鳴珂玉。印纍纍。綬若若。吾知其爲大臣勳爵。奇服曠世。微步脫巾。於茲觀禮。我有嘉賓。吾知其爲使臣客卿。亦步亦趨。善祝善禱。行若貫魚。威能假虎。吾知其爲祭司神甫。須臾宮扇影飄。御爐香散。屏息斂趾。不敢褻玩。教宗一人。捧鑲金十字架。前引新貴人佛倫什士。額光眉氣。煥然迴與人殊。其後法王。更後珠光寶氣。簇擁一人。長裾曳地。兩少女捧之。稱妮而行。斯時舉衆心目之中。咸專注於馬利一身。如佗景星慶雲。如盼甘露時雨。而天容寶相。觸接眼簾。大都癡若木雞。莫能形容其萬一。且恨電光石火。失之交睫者多。蓋造化鍾靈。就令絕代才人。猶難雍容揚摧。況彼俗流。又安得而端倪之讚誦之耶。故彼時雖齊聲（太片）。法語極好。嗷然於空氣中。吾謂其實未嘗見也。馬利後。加所鄰與諸貴女命婦從之。若羣鴉噪鳳然。常人結婚。得一二教士證人。宣祝致賀。饋定情約指。其事已畢。此次出於天家。伉儷均南面王。儀節自繁。當時總贊成員。爲路恩掌教。在羅馬教會中。位號至尊。其餘證盟之人。多多益善。特於堂外結彩亭爲行禮地。俾四方觀者。咸得欣瞻盛典。屆時新

人禮服。自後堂沿廊而出。齊肩立於亭中。法王先以奇珍約指。恭託掌教。貫於馬利指上。乃申祝辭。簽頌如例。惟衆之賀佛倫什士者。咸呼以蘇格蘭國王陛下。歡聲瀾泮。若春潮帶雨。蘇先王地下有知。未免爲之齒冷耳。

令甲皇家慶典。必大賚。以勞動下流社會爲容悅。是日將有散錢之舉。先以禮官宣諭恩旨。然後青娥阿監。競開撲滿。齊擲泉刀。但見黃白翩翩作驚蛟蝶飛。乍若日光萬點。忽如雨點三攝。俄頃之間。遺簪者。落帽者。螭蚌爭者。狼狽形者。前仆後繼。大千世界。崇拜孔方主義。本不知性命之謂何。此正所謂競爭時代。舉凡冒險性質。尙武精神。專利思想。咸得優勝。而不食嗟來。厭言阿堵者。則踽踽涼涼。向隅不免矣。此輩有遭蹴踏者。生命呼吸。貪夫徇利。固亦無悔。惟朝家殊厭其不祥。乃命中止。於時諸要人已返堂內。登中央高曠歌臺。以七寶罽毼爲障。當衆行末士及他教禮。其禮意特勸人自矢。必志耶蘇之所志。庶無愧於教宗。斯禮既終。諸祭司鑪香拜起。唱聖詩讚美。娓娓不置。

禮畢。衆下臺。周行堂外。馬利下面紗。恣人平視。神光離合。萬目共眩。其後羣芳雜沓。咸若螢光燭火。泯然於寶月流輝。旋穿甬道。回教王宮。相與分曹行酒。間復跳舞。諸命婦繡裳衰服。不便回旋。若鄉里小兒。初入城廂。手足都無所措。既黃昏。天潢子姓。以金蓮畫燭。導歸禁苑。馬利及加所鄰王后。均安輿。諸執政步行夾護。法王喬梓策騎從之。餘皆後。一路觀者猶蜩集。輿行以緩。

是夕苑中真不夜城矣。魚龍曼衍。百戲具舉。有流馬十二。按振機使動走。精製鞭韉。纓絡。選貴兒乘之。繞行舞館中央。某學會作旅游裝。誦所特撰頌詩。工雅絕倫。湖中設羣小艇。艇恰受二人。諸少年各爲徽幟。虛左待所歡。始發。千槳齊飛。衝波閃電而來。旣先登。則劈人蘘。挾粲者與偕。悠然而去。佛倫什士亦張一軍。獨挾馬利焉。

自茲謙會。訖十有五日。終之以大競武。競武爲古俗最尙。其在廣場。自王者及期門。飲飛。咸戎裝躍馬。長槍大戟。入圍擊刺。角勝負。兩軍各舉一司令官。指揮戰事。而邀顯官貴媛爲監察裁判。主賞罰。日者英倫賭勝。諸驍騎克敵致果。各得麗人籠以花

冠金絡。彼赳赳武夫。親香澤於衆中。良爲曠代殊榮。況今日之事。列邦來會。與爲璧上觀者。尤多於鯽。故一時飛將軍俠少年。咸看吳鉤。勃勃欲試云。

鬪時槍皆去銳。防穿重鎧致斃。然械重力沈。一擊之威。已足仆人墜馬。故善鬪者。咸工趨避。或速轉馬。或格以武器。至無可抵持。則堅據雕鞍。凝全體力當之。此際最須猛捷。方操勝算。否卽披靡。是日凡貴勳上位。主客咸與戰列。獨新貴人以怯弱不入選。人謂佛倫什士。特一孱王。殊愧祥麟威鳳。頗爲馬利有所不滿。而此君廁身競爭劇烈之場。獨抱向隅。亦自畏人冷眼。一時掩抑神情。憂覩交并。其中懷膠結之深。良有不能自己者。

馬利則於所天弱不勝衣之態。久得深憐。況此情芽方熾之時。所謂我覺伊人但斌媚。遑恤其他。而靈犀一點。竟能心到神知。於是酒祓清愁。花消英氣。旣慰所歉。且待以至尊之人格。使知自奮於將來。至其絕倫超羣。作作之芒。則自韜藏。退然如將不及。用情至此。雖蟲豸亦知感注。而況鬚眉耶。

武事既畢。佛倫什士乃釋然以喜。旋偕馬利爲彌月旅行。去巴黎。居於某鄉行在所。迦陵同命。宙合皆春。其時間萬金不抵也。馬利消茲佳日。覺漸釋朝家羈束。而青宮內主。指揮亦復自由。設一雙鯨鯨。以此水村山郭。永作菟裘。則佳耦芳齡。世間穠福。豔情。不幾爲其占盡耶。

回溯慶賀大婚。不僅巴黎一方。蘇格蘭亦舉國若狂。其間天主教堂。尤結綺燃燈。絲管嗷嘈。至諸民人。亦釀資行樂。少申嵩祝之忱。後人過厄丁北城堡。見數百年廢礮。古鏽爛斑。配件俱零星。不可復檢者。卽當年土人以金錢十希林。運置於此。日夕演放。爲女王稱祝者也。

世間伉儷愛情。有因有果。果生於因。而或勝因。因以致果。而或負果。蓋非半世糟糠。正未易保愛玩終焉之志也。夫至大至剛之氣。恆受攝於至柔至久之心。人格愈高。則其好內亦愈摯。此五洲通理。哲學家所發明者。獨馬利反陰爲陽。其愛所天。正如偉丈夫庇一婦人。供奉溫存。盡其在我。而歌泣纏綿。使人之意也消。轉出於佛倫什。

主云。

第四章

期年。法長公主出闈。踵行慶典。亦爲決鬪會。其圍場卽今聖安臺街。在巴黎中市。當時來者衆多。法王亨利披堅策肥。最爲興高采烈。舊例。王者不數登場。惟高拱司軍判。彼乃再三接厲。幸以天威咫尺。莫之敢當。而當局者愈覺趾氣高揚。末日傍晚。將畢乃事矣。忽巡行圍內。見兩槍未成半段。斗覺餘勇可賈。亟取其一。以一令後乘侍從侍臣芒損麥利執之。挑與酣戰。麥利謝不敵。王促之堅。旁觀自加所鄰王后以下。均固諫不從。且哂曰。衆自怯耳。何險之有。

麥利乃不得已執槍兀立戰地。王前搏之。兵刃旣接。十蕩十決。騎相逼若轉圜。觀者但覺塵飛電閃之中。有聲劃然。一騎下其槍。一騎傾馳。人搖搖若懸旌。知王創重矣。舊制。兜鍪前嵌金類一方。所以翳目。其質較薄。王旣不備。敵槍適中日角。故幾碎顛。旣下馬。衆爲免胄。血涔涔不辨面目。然猶強起曰。是吾過也。毋罪麥利。自是綿悞十

有一日而薨。時西歷一千五百五十九年七月也。

佛倫什士方其父升遐之頃。猶臥病於土乃爾士宮中。於時顧命諸臣。勸進綦殷。咸列寢門。遽行君臣大禮。斯爲終天抱恨。凶耗卒傳之頃。彼乃拊牀推枕。霍然而愈。豈其積弱之軀。必宜無父無君。乃有以藥之耶。勢位嬰心。世及之傳。其傷倫有如此者。佛倫什士既登極。乃偕馬利幸盧爾王宮受賀。尊加所鄰爲太后。母后非臨朝。則位雖尊而權實替。儀制亦遜中宮。加所鄰城府沈深。以平日頤指氣使之。人一旦代興。竟不稍形其怫鬱之私。轉若溫然能下人者。然亦不免偶露機鋒。方出土乃爾士宮門時。遽呼馬利曰。婦來前。今日之事。爾爲政。馬利不得已。從命。然執禮愈恭。肅立輦旁。俟其姑先登。而後敢從。

嗣王冠者。例宜親政。佛倫什士自加冕後。日理萬幾。有條不紊。且乾綱獨斷。恆出人意見。覘新主者。咸謂非內助之力不及此。蓋一斑窺豹。捉刀人於此。固自不凡。馬利既正內位。於政界深資閱歷。君王雖非神武。然指揮若定。孺子尙足與有爲。無

如柔鄉伐性。禍水銷魂。鞠躬盡瘁之餘。猶日以盤遊爲樂。時野語有云。王病。浴嬰兒血可愈。是以車駕所至。舉疾首蹙額。負嬰疾走。佛倫什士懷疑莫釋。恆敗意而返。岌岌顧影。無以自聊云。

方法蘭西朝家多故。嗣王病困膏肓之日。馬利改士在蘇。溘然遽先朝露。蓋改士攝政有年。爲治非才。諸形竭蹶。至使耶教徒死灰復燃。揭竿紛起。引英人與之爲難。外憂內訌。雖極抵持禁遏。而患生肘腋。瞬息不能自安。垂暮之年。其何能久。是軀盡生平心力。爭所不祥之帝座。適足以喪其軀。且流毒於後嗣。彌留之際。猶召諸黨魁多方籠絡。悚以利害。勗以平和。所以爲其女燕翼艱虞者。亦云至矣。

蘇王太后既歿。兩黨漸平。法英蘇三國。協議息爭。兵塵靖後。乃以改士靈輿歸法。葬於烏令蒙士邑外叢林。

馬利與其母生別十年。平時千里慈雲。已不勝其惻惻。況當丹旆歸來。回想音容。能無回腸寸斷。然否運之來。且每況愈下。佛倫什士素病渴。並患耳漏。日者復強行獵。

至於昏憊。久之自知不起。乃籌身後所以爲未亡人地者。首在哀懇加所鄰。蓋王薨後。嗣旁支少子。而母后爲居攝可知。若是則微特盡更政紀。且恐尺地不以容人。此豈娟娟。非大歸莫能自活矣。凡人摯愛若存。必不容死。佛倫什士此時。如剝蕉心。如斷藕絲。苦惱甚泥犁十倍。其籲加所鄰。亦不能詳。但覺聲聲是血。對馬利則無言。目耿耿作牛視而已。

佛倫什士之亡。年甫十七。馬利際茲。讀者當億其神傷。且身殉矣。而固不然。凡富希望多才藝之人。其憐人終不勝於自憐。況世間最上之感情。必如鍼芥。如膠漆。而後可一凝而不換。馬利於佛倫什士。本非性天夙契。特以愛始。以恩終。則報以淚痕洗面。一身愁謝如枯蘭焉。吾許之矣。

加所鄰幸亡其子。與佛倫什士之利死父。其故正同。骨肉未寒。已變亂其所爲。且以深嫉馬利。波及改士全族。遷黜殆盡。馬利已奮高飛。復成翦羽。禁中鬱鬱。不若空谷幽居。乃擇奧連城一堡。暫棲孤翼。藉免觸目生悲。

蘇人薰丹穴求君久矣。於是兩黨各舉代表人。來申擁戴之忱。實則各肆要求。冀異日女王左袒。加所鄰見其瑩然孤立。聞望猶隆。深懼法人亦貳於彼。乃乘此會。不稍留難。任自回蘇。享其固有。

馬利維髮甫燥。遠適異國。十五年來。巴黎之風土人情。已深印其涅伏之中。於少日所鈞游者。轉如隔世。且蘇地寒僻。而法京麗都。下喬遷谷。行復遠涉波濤。宜其視歸故土若投荒者矣。至於置身政界。尤非本意。觀其母之鞠躬盡瘁。卒以宵旰亡身。已足殷鑒。

然衷情愈不忍去。而時勢愈不可留。雖固卻亦何能久。乃於春夏之交。放遊各都邑。凡諸宮廷院宇。一一留別。禁花照眼。風味依然。曾幾何時。而念逝傷離。一種纏綿悱惻音容。較諸鸞鳳當陽之日。尤有動人憐惜者。值大典。必應親臨。則深衣墨組。上以香羅圍頂。遠望之若煙籠芍藥。其瓊姿玉豔。固不以罡風小劫而稍覺凋零也。

是時巴黎百姓爲之上徽號曰。白衣女王。每出。必塞途傾巷。觀而狂惑喪志者。不知

凡幾。居則以文翰自遣。嘗爲悼外韻言。自鑄於同心小印。以誌哀思。閒惟流連圖史。或習琴棋。調律呂。稍免傷神。前史讚馬利有云。天生妙手。隨所著無不絕人。其材藝之多。有勝於萬方儀態者。非過譽也。

瀕行時。曾一省其外祖母。卽十年前馬利改士所嘗歸甯者。時過境遷。而此老人淒寥幽恨之容。猶苦柏貞筠。千霜無改其柯葉。房帷之內。慘然如紂絕陰天。馬利棖觸所悲。爲悒悒不歡而返。

旋往巴黎爲未次之勾留。一時歡迎祖餞者。紛如雁鷺。蓋以孤孀玉貌。身爲強國之尊。彼貴家年少。凡有兼葭倚玉之希者。孰不以一握柔荑爲幸。是以聲勢仍覺赫然。惟加所鄰及與改士族水火諸權臣。因其品望不渝。愈生陰嫉。而並世之深讐勁敵。尤在於其堂姊。爲英格蘭之女王。

以利沙伯年三十。猶室女。誓不偶人。素宗耶教。旣以畛域與馬利嫌。餘亦相反。其人貌庸而神曠。性精明剛斷。善以權術馭人。綽綽有丈夫氣。行事多循法制。故其左右

咸畏譽之。或謂天生雌虎。眞王者才。而陰教嘉儀。則初未稱。

馬利既以才美見嫉於女兒。而其中尙有密切之相關。勢幾不能兩立者。則以以利沙伯之母。與其父英前王亨利第八。或配或奔。尙無定論。議院中莫衷一是。而左袒之黨權。適居優勝。故得暫立。設一旦反對者昌。按律而求其次。則馬利實爲當立。蓋其祖母係英王妃。在天潢玉牒。最屬近支。名正言順。無可間奪也。

國際交涉。釁恆起於至微。在昔法王亨利及改士族等。欲樹馬利嗣英統之先聲。嘗製一金牌。上鏤法英蘇三國軍械形式。爲馬利徽章。懸諸所嘗出入之國門。適有盛會。英使見之。密白其主。故啟以利沙伯嫉忌之心。然其必圖馬利者。亦勢所逼。蓋馬利天潢人望。旣與均敵。尤爲天主教黨所歡迎。在英斯黨寢多。顯懷異志。一旦羽翼旣成。必協謀我。非徒戎敵有君。足貽邊患已也。先發制人。雄主之用心。大都如是。無論以利沙伯。卽馬利亦何肯讓人。特未深知此座爲所固有。姑待時而動耳。觀其所珍玉璽。上刻兩國王冕。附一臘丁文銘云。尙有第三者以待我。并吞鼎足之野心。勃

勃如揭矣。

方厄丁北之成。英人以馬利既歸法。當盡蠲其在英利益。立約畫諾。爲馬利謀者。却之曰。苟有應得之權。必不自棄。因斯二事。馬利逆知以利沙伯。必阻其歸。或且覘盟於途。乃請假道於英。且乞符節。以覘其意。以利沙伯果拒絕之。以報前約之不署諾也。

駐法英使。素洛冒吞者。外交才也。馬利既不得請於英。乃屏侍從。親與嚴切交涉。其辭曰。以利沙伯吾姊也。何至於是。國統之議。法先王所齟齬以相爭者。非吾未亡人之所敢知也。得之不得。在天與人。今雖不欲求多於姊。而吾蘇二三伯叔甥舅。懼弗獲於我心。非吾回蘇。將誰喻焉。且以國際而涉箇人。所謂阿奴火攻。亦出下策矣。吾行磊磊。何尼之憂。而必乞此符乎。祇以大夫之明。恒告吾以姊之本衷。良欲締吾於好。以相扶持而鞏其位。今則不然。是非大夫之重吾悔乎。夫姊之才。非吾所及。而位則同。吾縱竟行。彼將何以待我乎。大夫休矣。吾將以一葦任運於天。幸而獲濟。先之

靈也。不幸則斧鉞極楛。惟英王之命是從。雖隕首領。吾無憾焉。吾姊妹英蘇亦可以畢乃事矣。

馬利之辭。剛而能柔。曲而有斷。然讀者雖覺動人。猶未親其風度也。試問以豔欺桃李。凜若冰霜者。侃侃立談。其發音如水激管。如珠轉喉。素洛冒吞何人。能不怵然神奪。

當時尙有宗教問題。談次。素洛冒吞欲探意旨。以報其主。馬利坦然曰。吾生受洗。卽天主教徒。教于斯。育于斯。終身以之。無惑也。至于吾臣民之宗教。各有自由。非吾所應預。亦非所欲預。且吾未嘗不欲持兩教之平。使和而一。但不自革以化人。復不强人以從我。終何能一。斯論光明正大。微特英之君臣。卽千秋兩教中人。聞之。亦當服其公德謙情。於無既極。

馬利既絕英。乃定期由克賚士海港首途。斯地爲法蘭西北鄙。與英格蘭南鄙。都邑相望。中隔多維爾海峽。衣帶雖狹。而距離尙踰視線外。天宇高晶時。或見齊煙九點。

而已。峽北多瀾。非良軍港。法人沿壩築壩。以彌其憾。南則廣迤雄深。風夷水煖。天然一水師根據地。此亦太不列顛海權優勝之一端也。

以利沙伯知馬利竟行。欲實行其要擄幽囚之策。復恐激成蘇法兩國之怒。致協與爲讎。則禍有烈於是者。是時加所鄰方攝法政。勢力最優。乃遣素洛冒吞探其意旨。以法后對於馬利厚薄若何。爲其施措標準。英使如命入商。而加所鄰則故模稜其詞。但云。吾與少主。甚願馬利與以利沙伯相得甚歡。且彼兩人均屬至親。自應無所偏黨。

斯語既出。以利沙伯之憂釋矣。乃決策發令。遣素洛冒吞陰探行期。及啟行之方。以急遞告。一面令海師戒嚴。連檣游弋于英法海界之間。以勦海寇爲名。相時而舉。素洛冒吞因與馬利晤談。屢詢行程。馬利覺之。祕不以告。彼復多方詞伺。卒莫能得其詳。遂密白英主。以逆料馬利此行。當由哈維爾或克賚士海港啟航。而舟程東指轉沿西北。經佛蘭德荷蘭兩國海界。距英既遠。而後回向日耳曼領海。徂東歸蘇。請布

間諜于哈維爾克賚士兩處。及他法港以偵之。

方此網羅密布之時。設中人正帳飲都門。唱三疊陽關。魂銷無算也。舉巴黎之人。無親疏愛嫉。咸覺依依惘惘。若奪一瓊枝玉樹。於其心目之中。加所鄰於頻行數日間。亦變姑惡之聲。爲姑恩之曲。添衣饋食。息息周旋。臨別直送至聖齊門。始橫涕返。

茲行護蹕親貴中。以改士族爲尤衆。衆騎行。儼成長列。所過城市。緩轡徐發。示不忍去。觀者塞途。恆依隨之。若不自覺。既抵克賚士。候繕備一來復。始挂帆。臨時送者愈續紛。帽影巾香。至船遠江空。孤煙縷縷然。乃四散去。

乘艦共四艘。其二爲平底戰船。具櫓槳。備無風時舟子搖盪之用。餘二爲運船。載行李者。

女伴中。來時四媵。亦俱大歸。馬利甫登舟。撫今追昔。柔腸寸割之時。迎面突來一艇。爲浪花擁觸岸石。砉然中斷。瞬息沈沒。溺斃多人。蓋篙師貪觀麗質。忘其視聽所致。馬利立艙外。覩此意外。不禁動念。以爲己之身世。不翅茲舟之險。卒然曰。不祥哉。斯

兆也。已而回望濱岸風物。與帆檣相逐如流。嗚咽作聲云。行矣哉。法蘭西。吾終不可復見矣。船行去岸漸遠。復自言曰。行矣哉。吾信美之法蘭西。又曰。行行重行行。吾終不忘法蘭西之感情。

馬利黯然惟別之情。蓋歷五鐘。至暝色橫空。遠火如星。不能見去岸之隱微。始已。遂作歌曰。暮靄迷兮如厚幃。間彼墟於吾目兮。使吾不見而惆悵。歌已復云。樂郊樂郊。吾亦從此逝矣。旋散步艙上。據胡牀。臥對遙空。留連不肯睡。衆勸晚餐及歸寢。皆不聽。屬海師云。平明可望山頭。卽醒我。須臾含涕而睡。

是夕風柔流緩。船以槳行。水程良滯。東方旣白。故山尙歷歷在前。從者延馬利起觀。復悽然曰。吾甯久鬱鬱居此。以利沙伯之艨艟。胡不絕江以逼吾返駕耶。奈英船非如願可呼。而一席神風。且與人違。催舷如箭。一時舟子歡呼。行人歎息。馬利眼中所傾注之清苦數峯。不覺已爲浪沙淘盡。祇餘雲影天光。蕭然而已。

航海經旬。晏然無所遇。嗣後方知曾一入英艦之範圍。以大霧免。惟隨行運船一艘。

被擄至英。中家具耳。而馬利身已出險。

天固以霧安馬利。使免爲俘。然又以霧危之。方舟行將近蘇格蘭時。忽迷海道。首尾不相見。遂停帆測水。慎重不進。詎及旣霽。已陷入礁中。竭力運掉。僅而出。旋登彼岸。有慶者。馬利曰。吾去法都。已置死生度外。人生釣游樂土。傷心永訣。雖生之日。猶死之年也。

馬利擅諸藝。尤長於歌詩。其留別法蘭西諸作。至今膾炙人口。譯者易以英文。殊難達意。茲擇尤雅切者。附列如左。

其一

與子別兮。茲土之樂。絕愛深懷。惟此城郭。昔我夢兮。逝將何及。今我魂兮。懷其陳迹。

孤颿破空青。兩情忽中絕。明鏡持照心。精魂常半缺。半缺猶贈君。歸依巴黎月。余生與爾兮。朝昏。余魂待爾兮。溫存。牽腸寄慕悲前恩。永念爾兮。余何言。

其二

酷別傷離。舍故土浮生何樂。念三五年時跳舞。景光如昨。竹馬羊車歡似水。春花秋月顏中落。恨孤帆斷送好江山。乘風速。行已遠。窮吾目。思尙近。鑄吾骨。記煙波一片。樓臺千簇。半魄願懸雙闕永。此心不轉西流濁。歎歸來故國法蘭西。吾其鶴。

第五章

一千五百六十一年八月十九號。馬利舟抵蘇格蘭雷士港。港在疏石和海岸。距厄丁北都城七里。當時列邦郵電未興。傳命不捷。馬利行期復祕。故蘇人咸不虞其歸之速。迨御舟抵岸。礮聲隆焉。國民始覺。有司亟奏嘉樂。整幃帷。百官負弩前驅。銀花火樹。凡歡迎所應有者。無不具備。此舉在蘇人已盡其敬戴之忱。而由馬利觀之。則固滄海曾經。難乎爲水矣。且以盛衰今昔相形。愈增其身世變遷之感焉。馬利駐雷士一日。待諸繕治完楚。乃施法駕。長途清蹕。直抵富利路王宮居焉。征塵

甫息亦覺少安。惟念故巢。則岑寂寡歡如故。

馬利既主蘇。民望愈歸。乃沿蘇俗。易服順輿情。其儀宇不以年事稍衰。風度且勝維齡。朝臣覩其一顰一笑者。莫不傾倒。馬利有庶兄。史稱麥以利伯爵。其母不以禮合。故難襲位。然亦居顯職。馬利因倚任之。使秉國鈞。其人年三十。明敏有智。品格亦俊邁。惟胸多城府。陰鷲不可馴。

馬利既託政柄於麥以利伯爵。一星期間。諸黨甯謐。未幾而兩教又啟大競。蓋天主教有慶祝大典曰彌撒會。其俗相傳教主歸真時。於末次晚食。嘗以麪包及酒。分給門徒。告之云。麪包余軀也。爲爾等裂。酒余血也。爲爾等流。嗣後教徒每當祀典。必選祭司爲尸祝。且迷信之。以爲麪包能幻耶穌真形。酒能化血。祭司之獻包澆酒。即踵耶穌捨身救世之迹也。故與斯會者。咸極恪恭將事。非尋常祈禱比。得祭餘者。不啻天寵所頒。舉示同人。稽首讚頌不自已。

此所謂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也。天主教徒。既竭精誠於儀式間。則有不恭者。必所深

惡。而耶教徒純主清淨無爲之旨。既與反對。復自曠達而斥其頑愚。宜若水火。積不相能已。

方馬利未回蘇時。兩黨爭已極烈。耶黨尤占優勝。四方暴動。毀教堂焚偶像之事。日有所聞。其燄既張。遂決議欲以全力禁遏彌撒會典。不令行於蘇格蘭。

馬利成竹在胸。外中立而內自守。故於到蘇後第一休息之期。特就富利路宮中禮拜堂。舉行彌撒教典。且宣諭於衆曰。余欲盡予臣民以信教之自由。而不願自捐其一身信教之自由。

於是耶教徒集議。以彌撒祀典。惟用強力呵喝。或可竟阻。既屆時。舉衆麤集王宮及禮拜堂左近。往來之道爲塞。異教者行次輒遭侮慢。祭司等則欲置之死地。有人攜香蠟與祭者。被威嚇。懼極不知所爲。方事之殷。非賴麥以利毅力禁遏。幾釀暴變。麥以利亦宗耶教。然獨晏然植立禮拜堂門外。不左右袒。惟於行禮之頃。則禁人無得進內。故勢雖洶洶。而得終於無事。顧諸法人之從馬利來者。已極張皇。聲言必不久

處此野蠻國度。以蹈危機。

耶教中有握主權負衆望之黨魁。曰莊納士。其人智略辨才。均極優勝。嘗奮其能力。運動國民。使堅攻排異教之同情。方英女主麥利在時。特著一書誹謗之。大旨以爲陰人無當國理。其方嚴剛執可知。夫神鷹隱豹。豈尋常籠阱所能羈。而馬利一時所當最忌者。卽惟斯人。故其一身所必交驩者。亦惟斯人。

斯人不服。如粲者何。斯人竟服。如蒼生何。君主與國民。耶穌與天主。兩端否泰之機。實係於巾幗鬚眉樽俎折衝之俄頃。不意轟轟烈烈。鼎鼎斧鉞。所莫如之何者。竟消攝於天然妙目。正大王言。向之握拳透爪炙輶而雕龍者。不識歸於何有。馬利旣戰勝於容言。遂駁其舊著宗旨之偏。莊納士竟變生平。折節相徇。且竭誠以告云。臣前所著。意在英前王麥利。投鼠不暇。忌器耳。至於政見。亦理想家老生常談。秉國鈞者。重在實行。何恤於隔膜之論。其餘橫議雖多。而有效力。能因以操黜陟者。亦鮮矣。臣誠有意干冒宸嚴。則當先發制人。飛短流長。於龍馭未旋之頃。何至於羽翼旣成。尙

爲蚍蜉之撼乎。此次莊納士進謁馬利。或謂若猛獅之搏馴兔。斂威示弱。以釋其疑。實則隱圖方亟。然中禁事非人所能詳。惟知莊納士奏對移晷。間屏近侍。當有機祕。而馬利送客時。淚眼盈盈。其原因更莫能解矣。

馬利居蘇稍久。政界焦勞。間或不免。而風土則漸相安。富利路宮中。仍只四媵。與共晨夕。其後兩人嫁顯爵。形影愈孤。英主以利沙伯。於其安抵蘇格蘭後。曾遣使致賀。並申辨派艦要劫之舉。實係謠傳。馬利以事無左證。甯隱不露。亦以婉辭答之。

馬利秉政知大體。任人極專。回蘇數年。諸親貴繫援植黨。效忠信欲攬綱紀者。不乏其人。而股肱之託。獨在一變。不恤羣情缺望。嘗徇麥以利益。錫以伯爵。而駢邑三百。所奪而予者。乃在北鄙。近英維乃士城。原有領土之人。願殉先疇。不奉詔受代。不得已乃率禁旅攻其城堡。既克。罪主者。絞如律。斯舉或謂殘傷。或謂助順討逆。示恩立威。王者之大居正也。

乾綱旣奮。巡狩以時。蘇屬諸小侯。咸以乘輿行幸爲榮。各歸采邑。誇爭供帳。而馬利

尤喜觀兵於險要之區。考求戰略。復以時畋獵。藉武事自遣宸衷。且振國民袍澤精神。於是朝野愈加愛戴之忱。舍宗教問題外。無他障礙矣。

世間才美既鍾於一婦人。則必有多數之癡蟲怨鳥。以接其影響。而破敗滅裂。演出極可哀之劇者。時有少年文學侍從之臣。名蔡提喇者。本法人。曾舉博士。長於韻語。曩從回蘇。嘗作詩頌聖。馬利讀之。頗爲啟齒。而彼遂潛積其傾慕之忱。以爲天寵所鍾。心感激。至於不可遏制。一夜挾利器潛伏宮寢。爲近衛所獲。遲明始以告。馬利初聞若不豫。徐亦置之。但諭屏不復見。然踰日車駕北巡。蔡提喇仍後從車。外間遂疑天女亦或憐才。回心院裏。事有難言者。未幾。蔡復於夜深馬利歸寢時。徑隨之入。馬利乃呼侍從縛之。飛騎促麥以利伯爵入宮。未至。囚訴云。吾所以再冒不韙者。卽自白其前此入宮擁護之無他。爲女主釋疑謗地。區區萬死之愚。尙祈明恕。馬利不之顧。遽麥雷至。遽令曰。爲我撲殺此獠。而麥雷尙爲緩頰。請付刑獄。數日間。獄辭畢具。判棄市。將就刑。猶毅然無所怨悔。且引垂纒之首。向北富利路王宮。呼曰。別已。可人

哉我主。忍人哉我主。慎衛聖躬。吾將化碧以爲周廬。以永護此終古之尤物也。
英蘇旣爲惡怨交。形式愈親。互派使臣。函問不絕。外觀幾若聯盟。實則使君與操。相持莫敢先發耳。以利沙伯之意。以爲後患旣不可絕。激之則變速而勝負莫知。不如稍委蛇。籠絡以術。彼亦未敢過蹙。則吾位久且愈堅矣。若馬利本善以柔道勝人。且爭則逼人於騎虎。無以制其死命。尤非上策。惟執公理。出以和平。使知久假當歸。而感吾之能讓。則後此繼承并合。未必難期。況以利沙伯矢終身不嫁。年事復長。一旦山陵崩。位將安往。於是提議于以立己爲嗣。載於盟府。苟如所請。則願終英女王之世。不言爭統。以利沙伯亦知斯舉可以兩全。惟其遠慮性成。欲存一身婚嫁自由之柄。且欲馬利久倚重焉。故以模稜處之。久宕延不報。

第六章

當日英王家玉牒中。尙有一近支。曰馬加勒思脫。尊稱爲倫納士夫人。其子曰亨利斯脫。尊稱爲丹雷爵主。以利沙伯之位。舍馬利外。惟渠尙可繼承。爲馬利計。莫如與

丹雷爵主結婚。則此座必安然在握。然有所阻者。天主教律。禁同族不得爲婚。惟得教皇特許方可。故馬利之意。尙未敢決。

寡鳳有求凰之兆。則一時燕雀。妄冀飛昇者。自不可勝數。然馬利意別有在。特悅以利沙伯之意。舉終身事。託其主裁。顧主婚者。亦極雄猜。明知其旨。而多方撓誤之。以

其寵臣樂北達雷者。舉爲塞責。馬利乃不能忍。漸與交涉矣。前在法蘭西充馬利之書記鄭蒙斯美。至是已久。歷政界。蒙親信。官樞密。馬利以其忠篤。且長外交。乃遣爲專使。與英主密議婚事。其人後享高年。富著作。嘗自序其生平。舉此行周旋於兩女王之間者。以爲光寵。故中祕語。稍傳於世。

茲節錄其自序一節云。某日到英。英廷極優待。初謁英主。以利沙伯於附苑一園中。英主云。爾主近致吾一函。爾知之否。吾閱之意。殊不嫌。隨取其所擬復之函示余。函中辭意峻冷。既復自云。此函尙未發者。以措語究拙。意欲更繕耳。余因索閱原函。爲曲折剖解。示吾主無扞格意。久之英主色華。乃勸其毀未發之憤言。事竟。英主問曰。

吾所舉之達雷伯爵。馬利肯婿之否。余云。茲事體大。寡君尙在三思。惟寡君意欲英蘇各簡專使二人。會於邊境。開誠布公。以議諸約。庶可定盟。英主云。吾逆知其於吾所爲擇者。不甚措意矣。惟達雷之爲人。吾特尊以至顯之爵位。苟非吾嘗矢爲一生獨處之婦人。則當自嫁之。奚肯舍己爲人。且吾所以割愛而忠於爲爾主謀者。亦以達雷素厚吾。必不於吾世使兩雄相厄耳。豈有他哉。

旣而以利沙伯特留蘇使館之於烏厄城中。使瞻錫封達雷以伯爵之盛典。諷吉旣屆。儀制綦盛。丹雷爵主。是時年方十九。長身鶴立。屹然於羣執事之列。戎服執仗。長日侍御前。渠本天潢。前二十年。其父母犯蘇格蘭公罪。被譴謫。故生長於英。在英廷爲高職。是日特授之達雷伯爵。則頽伏於英主前。敬受誥敕。

事旣。英主語蘇使曰。爾亦榮達雷乎。肅恭對曰。榮甚。英主曰。以吾思之。不若少而願者之爲愈也。蓋以利沙伯。已微覘馬利之所注意者矣。鄭蒙斯美。乃故祕其辭曰。恐無女中之英。而欲乳臭小兒。貌如好女者。爲伉儷也。

使者所以詭辭者。以茲行奉有祕密政策。使說丹雷父母。動以富貴。令遣子來蘇。俾女王得自相擇。決大計。

時英王敦促鄭蒙斯美。使勸馬利。決嫁達雷。且云。傳位一節。已屬高等律法家。秉公定議。吾意亦欲速了爲善。惟馬利亦當善狗人意。俾可信守終身不嫁之誓。若却其所舉。而屢以嗣位爲言。則逼渠以不得不嫁之勢。將來必傳其所出。智者當審時制宜。少安勿躁。無操蹙自失其如願也。

外議久磋商不決。內容則阻力多端。尤難者。丹雷父子在廷。而兩國嚴律所頒。凡爲人臣者。載贊出疆。必得請於君而後可。以利沙伯之爲人。豈可以婉乞強干。馬利籌之既熟。乃翻然變策。函告英主。許以惟命是聽。但嗣統事。須先定約宣布。英主復之云。苟嫁達雷。必更晉之以貴爵。惟建儲事。此時不能豫定。於是始許達雷以往蘇之便。

識者度以利沙伯本心。非欲馬利果嫁達雷。特難人以必不能從者。爲抵持計。故得

意外之慨許。轉形退縮。而按理無能自解。惟有故縱丹雷於蘇。期以其風貌戰馬利。許嫁達雷之初心。使生一新阻力。自毀其成議。

丹雷一祁祁少年。遽得王言。往爲秦贅。誠所厚幸。馬利於是往烏恩蔑士邊堡。備供帳。接外賓。

堡爲海濱勝地。在疏石和之北。自厄丁北雉樓南望。全城在目。其左有高崖翼然。曰西列石寶。是邑新屬麥以利伯爵。馬利行幸所至。聳動一時。四方之來觀盛者。實繁有徒。數日間舉市物值。爲之暴長。萬姓旣渴瞻天日。知貴客備乘龍選。亦以一接風采爲榮。一時叔寶羊車。可概想矣。

亦旣見止。馬利告鄭蒙斯美。以己誠悅若人。儀宇合度。爲生平所未見。其實丹雷外觀。特形挺拔。而粗才獷氣。敗絮其中。品藝亦復猶人。彼美特鑒於佛倫什士蒲柳之姿。故傾心俊偉一流。以爲英物。蓋亦孽緣前定已。

事有相因者。馬利屬意丹雷。始特政治家思想。然使庸奴不堪匹偶。亦奚肯以鯨吞

之亟。勉爲彩鳳之隨。顧天假其緣。如箕慧眼。旣傾注於狡童。而以利沙伯。自違媒妁之言。又適於是時。郵至。機倪輻湊。遂令箇人意表。專誠鑄愛。終繪一移山填海之圖。騃男癡女。破題兒先已糊塗。丹雷甫晤馬利兩月之餘。驟然乞婚。且饋約指爲聘。慧心人於此微羞薄怒。再三婉却。且隱示以承恩在懷。珍珠難慰之忱。而柔腸款結。有甚於許身縱體時者。

惟時駐蘇英使。亦善覘國者。遂白以利沙伯。以彼所偵馬利與丹雷愛情。已臻八九。婚事亦布置井然。

此巨猾之牝雞。乃僞作憤辭。力阻馬利成婚。且下嚴檄。急徵丹雷父子回國。丹雷之父。猶以老病不合英倫風土爲辭。其子則決稱旣事新君。應轄於蘇廷。通臣不復能奉命矣。

好事多磨。無獨有偶。麥雷伯爵。專政有年。一旦肇積薪之勢。孰能容忍。遂聯合諸耶數大臣。思惟強力。或可禁遏。鋌而走險。不暇爲身家計也。

世閒情種。其始若百川秋漲。靡海無歸。及既堅凝。則百丈闌干。冰心激激。豈烈風炎日。所得銷融。馬利得寶歌成。雖錯節盤根。愈激萌芽。其連理而天才所濟。指畫敏決。更占優勝之機先。既函達法蘭西。荷其所親。隱作輿援。贊成此舉。復遣使往羅馬。厚賂教皇。乞特勅歸。乃明示議院。咨以利害。得僉允。

馬利旋由斯代林將歸厄丁北。麥雷與其黨結盟謀叛。伏戎於中途。欲擒而置之獄。竄丹雷父子於邊鄙。使潛歸英。部勒既定。事覺。馬利先期從間道脫歸。因杜反側。愈亟成婚。

富利路王宮教堂。其行婚禮地也。今已焦土。當日阿翁與證人導新婦先入。丹雷繼之。所行禮悉遵天主教規。安三約指於馬利指上。中一鑽石。價連城。事已。散擲金錢。彷彿五年前。在巴黎盧爾王宮挪脫登迷堂中景象。撫新思舊。不知箇中人何以爲情。既而馬利獨行彌撒禮。丹雷不與。以其異教也。禮闋。回宮更衣。五年墨經涅塵。至是始煥然一新。其定情之夕。綢繆可想。是日列邦賀客亦夥。路人觀者如堵牆。

丹雷一妄庸子耳。揣其性天。本無毫釐溫厚之真。復因膏粱身世。養成一驕奢淫佚。不恕無良人格。此遭非分卒膺。愈增傲狠。予求予取。舉凡高爵厚權。咸不足以饜其欲。一日干某事。馬利已徇其請。遣人諭意。使少需報命。遽櫻盛怒。挺劍擊之。狼子野心。蓋以是爲嘗試也。馬利機智素深。獨蒙於所愛。不稍裁抑。且從而文過飾非。閨中人姑息之仁。適足以殺其軀。而自傷身世也。

未幾鼓鞳動地矣。麥雷一黨。陰謀既敗。不得已倒行逆施。揭竿犯闕。潢池雖云小弄。勝負亦正難言。馬利自錦衾角枕之中。任帷幄運籌之鉅。徵檄四布。衆心愛戴。勤王目衆。戎馬倥傯者經歲。幸戡大亂。投叛黨於荒裔。

是役或疑以利沙伯陰喉內亂。許以後援。而實坐觀成敗。及叛黨既潰。乞庇於英。責以首鼠兩端。則對之曰。英蘇兄弟之國。烏有敵臣民犯上之風。以自戕其手足者乎。爾曹欲保首領。亟宜自承罪首。於爾欽使之前。每以不韙誣人。否則吾不爾袒也。頑民何知。且勢窮力殆。不得已屈服。誠。既鑄錯鐵案。乃曰。今爾自伏其辜矣。國之蠹。

賊。每滋吾土。使秀民習而謀我也。仍絕之去。

馬利因一丹雷。而內攘外陵。數瀕於危。席不暇煖。其願爲情死之忱。宜若豚魚可格矣。顧干戈易戢。而枕席難諧。狂夫之咄咄逼人。日甚一日。勢非剖乾符。順坤儀。不能稍迴其眷顧。馬利本珍琴瑟。勝於冕旒者。乃曲意幹旋。婉諭臣民。使戴二天。以滿所歡。冀終好合。迄今富利路宮寢中。所存御座。下列兩茵。上陳雙冕。分誌丹雷馬利名號。遺跡宛然。殊令人詠不德反讎之語。爲彼姝斷腸不置。

第七章

馬利有書記曰。大關烏勒捷武。前從西弗倍國公使來蘇。蠻語參軍。久沈人海。當一千五百六十一年。馬利自法回蘇時。此下僚尙未知名。其人美風儀。性機警。翹便。素博學能韻言。精通法意兩國語言文字。尤擅秦青絕藝。

緣法有奇者。一串歌喉。可以取卿相之尊。而適以自殺其軀而後已。馬利素研音律。厭供奉諸伶。無當意者。偶示微言。一時挾瑟吹竽。幾如應詔金門。薦剡盈尺。烏勒捷

武亦預其列。既發聲。小史麗歌。自殊凡響。而竭其靡曼。低徊長技。尤足令天上人秋。波一顧。卽釀成碎。彗凝碧之機。是時諸中祕之主法文者。適歸巴黎。公贖需人。乃求烏勒於西弗倍使臣。擢充其職。

蘇人種族之見。尤嚴於宗教。烏勒捷武以外臣卒據要津。況藉鬱輪袍進身。卽極謙卑。猶難免於親貴大臣之鄙夷不屑。乃賈生才調。更自恃其前席。不能於絳灌取容。故舉朝憤嫉交加。每當此新進書生上直之時。輒視如背芒眼刺。天威所臨。猶稍顧忌。公退則明譏隱誚。橫逆難堪。是爲馬利再婚丹雷前一年事。

烏勒捷武久亦懼禍。乃問策於孟洛維曰。吾受女王特達之知。義宜捐糜頂踵。且職司機祕。則造膝密陳。亦恒有事。抑何蜚語之多也。止謗避嫌。是或有道。願吾子明以教我。孟洛維曰。滿招損。謙受益。不易之經也。疏間親。賤妨貴。必危之道也。吾子微特倖進。且握大權。儼猶內相。是宜世皆欲殺。恐非壹意憐才者。所能終庇也。急流勇退。遠禍全身。乞骸骨而歸。上也。其次莫如引高位速謗之嫌。誠懇上陳。以天宣之聰。必

能爲爾量移善地。以狗與情。最下則翼翼小心。涵忍委蛇。盡人聽天而已。惟僕之愚。亦曾鼎鼎強臺。以身爲衆的。幸自知機。得遷今職。前車未覆。來軫方遒。好自爲之。勿令他人笑我拙也。

烏勒尙知忠告者。乃取中策。間請於女王。求解職。王不之許。令視事如恒。進退愈維谷。彼知寮案中。舍己惟孟洛維尙有回天之力。以舊有恩於王。且能譎諫也。遂以實告。乞爲游說。孟洛維知茲事攸關君國。且爲友朋。亟於私覲時。極陳利害。馬利曰。百里侯州郡勞人。尙自辟除掾吏。況爲人主。而不能庇一侍臣乎。夫宮中府中。事不相涉。畫諾坐嘯。亦吾自由。誹謗雖騰。斷不能以口語而斷吾指臂也。

自來知人善任。恒以謗書盈篋。愈專其柄而成大功。馬利自厭浮言。彌堅獨斷。幾推心置腹於其人。其間亦有所爲者。則以烏勒意人。意本舊教強國。宗派攸同。冀有緩急可恃耳。故彼時齊東野語。咸謂烏勒爲意人祕密偵探。交通馬利。欲以蘇格蘭全部。歸於教皇管領。

烏勒至是感激交并。刻骨主恩。已置死生於度外。遂盡其心力。媚茲一人。久之諂竟勝諾。驚反畏鷄。向所謂老成先進。高崖岸而施聲色者。今竟脅肩諂笑矣。而所與比肩同列。辨清濁而區邪正者。今且攀鱗附翼矣。烏勒既成騎虎。且憤人情。亦置孟洛維之言於腦後。凡所恩怨。惟力是視。墜淵加膝。捷於影響。一時富貴逼人。不免臣門如市已。

器小易盈。人驕必敗。此翩翩書記。既不善藏。且故標榜。恒於殿廷之上。高談雄辯。旁若無人。每出則高車駟馬。儀從煊赫。至於衣服宮室。備極奢侈。享用不啻侯王。似此張揚。咸所以自宏怨府。而長其禍根。側目重足者流。愈蘊抑不平。如扇火烈於車薪。必有成灰之一日。

未幾屈丹雷婚事。馬利種因得果。果藉烏勒捷武運動教皇。獲其特別許可之婚約證書。其他聯絡法人。制伏反對黨。運籌帷幄之中。賴其智計尙多。總之肝腦矢塗。不遺餘力而已。

蘇人咸悉此鱗盟鴛牒。胥合於牽絲操斧之一人。故其仇視原因。愈形複雜。直接者。則波斯人。王必不能下嫁。何至降辱。間接者。則丹雷暴戾恣睢。必傾人國。引虎入衛。能無歸咎於厲階。此公論也。而實則朝臣等。權利以外。安知其他。凡異己者。排抑不可。則傾附之。傾附不入。則協而謀之。即素無黨派。一味模稜者。亦以元老宗臣。日俯首於意大利。俳優與英倫面首之前。爲不可耐。故二人之公敵愈多。

處震撼危疑地位。卽叶斷金之利。尙不敢保。況自殘侮乎。馬利成婚後。以免鴛鴦待闕。益諧魚水君臣。詎彼得魚忘筌者。已中流言。漸形猜貳。烏勒曉人。知木腐蟲生。勢將兩敗。始亦逆來順受。無如此鄙夫不近人情。摧折及於馬利。居恒焚琴煮鶴。視爲故常。一夕厄丁北府尹第中盛讌。自王以下。貂蟬滿座。丹雷轟飲無度。酗酒強人。失儀殊甚。馬利溫言婉導。遽逢彼怒。盡情唾罵。幾欲飽以老拳。王不得已拂衣而去。烏勒乃歎孺子必不足以有爲。自是始諷王遇事權衡。毋狗無厭。恐轉貽其自及也。馬利素亦審機。未必皆以先入之言。始蓄深心。而謬悠之口。則謂其從諫如流。跡同

離間。蘇格蘭舊律。有册立粉侯典禮。凡女王既嫁。即可錫其夫以王爵。或昇以治權之半。夫從妻貴。事有甚於鳳樓者。丹雷援例要素。馬利以政府爲辭。延宕再三。終不忍却。然於政柄所關。如金三品諸幣。所鑄位號。仍先己後人。內外諸奏牘簽判。但令署紙尾。凡此皆忤奴所未能滿意之端。饒舌有人。暴怒遂遷於烏勒。不旋踵而慘獄興。

烏拉士奔。一桀驁武員。本屬麥以利黨中。旋與丹雷臭味相投。且利用妍皮癡骨者。使成螭蚌之爭。而奉麥以利歸國。復其黨權。彼視去此。闔茸若發蒙振落。獨畏智囊在內。清君側莫爲之先耳。既僞附丹雷。漸行浸潤之譖。昧昧者竟託以腹心。與商亟去烏勒之策。雖蟲自了。鬼域坐成。其失喜當可知也。

滿在燃眉。馬利與烏勒猶朦若坐雲。且變生宮掖。亦不及防。一千五百六十六年孟春。丹雷與烏拉士奔密謀勒兵舉事。旦夕間部署悉定。

富利路王宮。久經駐蹕。中有御樓。制極華美。馬利內寢也。丹雷密室。即在其下。藏梯

於複壁中。以便幽期。馬利後房。別有扶梯。爲升降必由之路。梯旁甬道。直達宴會治公諸所。建章門戶。遺址依然。迄今游覽所經。猶令人作玉宇高寒之想。

羽林大將冒坦者。亦附丹雷。是日率禁軍五百人。於黃昏後。卽散布王宮左近。入夜。御枚潛入內廷。冒坦職若金吾。領諸執戟。出入宮門。本無足異。故近衛咸不之覺。烏拉士奔時。方不豫。顧力疾披重鎧。身先悍卒。此不幸鐵衣。亦至今藏於故宮中。與亂賊同其遺臭。

嚴更初轉。馬利方退食休息。御前兩侍臣。其一卽烏勒。僕從數人。侍立簾外。丹雷伏甲室中。而自登樓覘動靜。若有備。卽返告。否則不報。衆俟半小時。可由壁梯逕上。此中無守者阻撓。旣晤面。卽立斃烏勒。使不及將護。免生他變。

約旣定。烏拉士奔見丹雷去久不旋。亟率衆自暗梯升。將入內。馬利聞甲兵錚錚焉。皇然曰。是何惡聲。豈有圖儂者。烏拉士奔瞋目厲聲云。奉新王詔討賊。非敢弑逆。烏勒聞言。知命在須臾。倉卒間走匿女王身後。左右有奮禦者。悉遭屠戮。血濺御衣。王

慕悻神奪。衆推案而前。刺烏勒如縛雞焉。擲置樓下。亂刃交加。俄頃受重創死。

漏刻未移。事已大定。丹雷與烏拉士奔入視。猶有餘憤。反顏相向。馬利神氣稍甯。不知烏勒竟遭變切也。乃斥丹雷曰。吁。役夫。吾委身事女。使自少賤以極尊榮。若竟開門揖盜乎。丹雷曰。烏勒恃寵而驕。數阻撓吾大計。咄咄逼人。孽由自作。爾不信所天。反惑於外嬖之言。亦不足爲人上。自今而後。宜守婦德。以順爲正。毋恃至尊。以自取辱。

諸兇既去。馬利始悉烏勒凶耗。復痛憤失神。一夜繁憂。怒火冤霜。幾欲披髮叫天。唱大招而與之俱盡。或謂回心院裏。事有難言。舊時富利路寢中。尙懸一少年玉照。卽係烏勒捷武。蓮花風貌。足徵控鶴非誣。靖穢亂於春宮者。不得謂逆。然二三良史。新舊分明。咸謂烏勒年事已長。且一忠誠敏直之人。馬利以陰雨角弓。大負初心。不得已求其友聲。養國士以爲己用。中葺醜言。其爲附會可知。然吾謂明珠贈妾。日月用心。寶枕感甄。禮防自守。雲禪娘之於薊。湛若可卽可離。固不必爲流俗人深辨也。

方事之殷。政府諸大臣。多閉門若縮項鰓。有健者曰。拔所爾伯爵。始知冒坦等謀爲不軌。欲引所部據闕迎鑾。繼以孤掌難鳴。乃投荒乞外援。其餘王黨。咸微服從亂軍中潛逸。幸免於難。馬利爪牙皆去。諸叛徒遂遣一旅監守王宮。儼同禁錮。

丹雷遂獨握治權。飭議院特別開會。僭稱制。又援引醜類。盤據要津。致馬利舊臣。大率掛冠四散。此小豎沐猴而冠。但知妄自尊大。實則平章樞密。柄悉下移。羣奸旣遂其讒賊。愈自蟠結。以俟機宜。爲一網打盡之計。丹雷一身將爲歸惡下流。尙冥然罔覺。

烏勒死在星期六夕。翌晨。孟洛維入宮。過御樓下。馬利自牖呼之曰。故人救我。孟洛維問方略。馬利令傳諭厄丁北府尹。使舉外師。奪門靖難。且屬速行。庶免邏詰。已而果遇衛兵。孟洛維給以往教堂祈禱。乃得脫。至府尹衙中。宣口詔。詎此懦夫膽小如鼷。敬謝不敏。且曰。臣病未能也。

援絕已二日。丹雷來慰馬利曰。烏勒之殺。實惑人言。非吾本意。馬利乘機諷之曰。君

國治安。爲吾二人公益。亂不可長。況以倫理之親。而自相厄。是何至愚。且人之附爾。非良愛戴。特假手以去其仇。而將以求所大欲。免死狗烹。禍來無日矣。猶不自知變策乎。枕席至言。恆有發聾振聵之功。丹雷茅塞頓開。恍然於一身已在鼠輩勢力圈中。惶惑不知所措。馬利乃爲畫策。與潛逃外堡。聲罪致討。四方臣庶。聞潛龍脫阱。咸來歸命。順逆旣分。勝敗自決。不日掃清京塵。回鑾行賞。竄殛諸叛黨。視前有加。獨召麥以利回蘇。復其爵位。爲消弭計。

第八章

大亂旣戢。馬利與丹雷復諧。是年七月舉一男。是爲合併英蘇兩國之初祖。馬利半世迍邐。以此其操終局之勝利亦以此。

此真人誕降之初。全歐政界爲之一聳。蘇人額手相慶。四方賀客。不絕於道。惟以利沙伯胸次。則非秦宮照膽之鏡。不足以燭其神竅。馬利生平幸福。於斯爲最。然念及茫茫來日。事變方殷。是兒重若邱山。爲慈母者擔任鞠育。將護至於長成。談何容易。

一喜之餘。又不禁百端交集。

所以然者。則因丹雷故態復萌。竟以犂牛仇其駢角。幾欲黃臺自摘。早除當戶之嫌。其他種種乖張。舉世間閭閻中人所必不能堪者。馬利皆受之無忤。彼乃愈縱愈驕。必欲馬利盡去羣臣。使專政柄而後快。勢既不可。則陰煽教皇與法西諸國。使引兵入寇。已爲內應。苟得志。將大行宗教與政治改革。凡此皆蘇人所深疾者。馬利柔腸寸斷。然猶不忍割愛。時惟竭誠婉諭。且愈鍾情慄。以冀羈維。無如薰蕕殊臭。伉儷間終格不相入。暮秋。馬利巡行各堡。鎮撫人心。將挈丹雷與偕。而彼反厭同車。以獵爲名。遠適他方。猖狂自若。及歸。忽自言決計去蘇往法。歸期無定。倉卒束裝。若將就道者。蓋明知室人惜別。特藉以肆其要求也。馬利果泣阻再三。竟絕裾不顧去。其實僅赴斯伐林堡耳。

黃衫義憤。人有同情。政府諸大臣憐王。日詠終風。愁城萬仞。僉議以律化離。擇日入告。馬利方弄兒。泣然却之曰。狂夫固不足言。如此甯馨何。不爲吾也夫。卽不爲渠也。

父。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衆肅退。是兒臥文祿中。愁態可掬。遑知阿母是時。方因烏哺之殷。愈茹鴟心之恨耶。

凡人鬱抑至深。其有可樂之時。則感情亦彌至。日者。所生當受洗禮矣。馬利臨妝對鏡。媚態橫生。且因吉事高會延賓。日無暇晷。憂心亦稍減。歲十二月。在斯代林舉行大禮。視女王當日愈踵事增華。列邦專使。皆遣重臣。以利沙伯簡巴德弗伯爵來蘇致賀。饋一金盆。價逾千鎊。茲事舉蘇格蘭全部。皆大歡喜。反對者獨丹雷一人。且不欲觀。先期他適。

此子受洗後。錫名鄭蒙斯查理。後爲英蘇共主。此外襲爵尙多。誠古今第一貴人也。行禮百執事率皆由舊。惟多簡數命婦擁護小兒臥具。形若搖牀者。其圖式至今可考。

拔所爾伯爵。人極精悍梟雄。若生有反骨者。馬利始亦衆人遇之。且嘗忤旨外謫。旋赦免。復備夙衛。至烏勒捷武之變。彼早毀家紓難。於馬利蒙塵後。首先勤王。戰功卓

著。王既賞勳懲罪。放冒坦烏拉士奔等。自敘拔所爾爲首功。畀以一堡。其地曰旦巴。爲濱海巖邑。與日耳曼洋面相向。堡中天險可據。以資魁桀。所謂如虎傅翼已。向來英蘇分界之區。爲兩國通逃藪。捕急則越境。緩卽復來。萑苻滋蔓於大澤之中。行旅視爲畏途。糧盡矢絕。亦自相掠。蠻觸無已時。馬利患之。乃勅拔所爾總制沿邊。藉其勇略。勤撫羣盜。

當時馬利輔弼。卽麥以利與拔所爾二人。周召分陝。圭卣聯翩。而拔所爾權力寢逾。麥以利致其出奔法蘭西。拔所爾遂愈親女王。雖所妄希。非關政界。而顛不刺的沙叱利。學些風韻。藍橋自起波濤。

馬利旣不肯自絕丹雷。且聞其在邊徼。與亡命之徒宣戰。受創遭困。卽日躬率王師。兼程往援。伶傳弱質。因此負心人。不辭戎馬之勞。屈尊事卑。愈令所親歸怨。狂且至極。

拔所爾已使君有婦。且妙齡殊色。而視若土苴。彼知丹雷一日不死。則馬利一日不

甯已願亦無可如何。乃聳諸大臣密謀潛殺丹雷。舉朝多表同情。其不贊成者。亦不知王意。未敢冒昧耳。中惟冒吞曰。若得一衣帶詔。自當竭吾力。肆諸市朝。否亦不能從人作賊。拔所爾曰。此何如事。而可以左證示人。王但授意耳。君不見從。我亦無庸將伯。

無何。謠言蠡起。有謂丹雷將挾王遠颺。已具舟於克來河者。有謂丹雷將錮其妻子。篡位自立。已結外援者。其實丹雷方臥病格黎石高。候且危篤。馬利聞信。乘急傳星夜赴彼。日爲調護。稍瘥。勸回厄丁北。以便晨夕省侍。沿途載以輿。每轉側必親起視。至都。別繕治一廣廈。爲養疴之所。以丹雷病若發疹。最易傳染。不便與幼子同居也。

此屋附近富利路王宮。一在廣南吉街南。一在諧斯土敵街北。吳頭楚尾。衡宇相望。屋制建方。上下樓列室毗連。庖浴圍圍咸具。後園負郭。頗荒僻。鮮人行。城市山林。爲貞疾者幽居良便。馬利乃以上方高臥元龍。而自居下。

炸彈之風。數世紀前。已作俑有人。拔所爾憤燄中炎。必欲藉雷霆轟烈之威。了此僉
豎。乃養死士。擇其可託肺腑者。薦充殿校。其人曰荷蘭取巴禮斯。因是得出入禁廷。
潛盜丹雷別館諸門鑰。倣製同式。拔所爾遂可往來無忌。乃自但巴堡密運炸藥。藏
於所居京邸。待時而動。

馬利自丹雷病歸。日夕不離。間一回宮。夜分必來料量湯藥。卽就寢樓下。故拔所爾
等伺隙甚難。然天每假奸軌以時機。一日有侍兒許嫁小臣者。誒吉於宮中教堂結
婚。以久奉御承恩。欲邀天寵證盟。馬利素諒下情。乃允屆期赴會。爲長夜歡。拔所爾
等偵知之。於薄暮時。卽自所居。用布囊駕騾。運炸藥至丹雷臥邸後垣。再往返事畢。
衆蓄藥於桶。以振炸力。旣入園。將及後舍。而門狹桶巨。不足回旋。拔所爾急令脫屣。
乃達馬利室中。置藥桶於地。留二人監守。餘出。反鍵其扉去。時夜色闌矣。

是夕。馬利與丹雷情話間。忽憶烏勒捷武死將周歲矣。故人宿草。悵觸不自聊。乃刺
促與丹雷握別。而剎那間感從中來。若將遠適者。匆匆顰蹙而去。將入宮。途遇夜行

者手一囊。微覺硫磺氣味。馬利訝之。令付警吏。拔所爾遽承係其從校。頃方演銃。乃不更詰。

馬利與拔所爾同入會堂。荷蘭取巴禮斯侍焉。此人當女王容光所照。恆戰栗不敢前。拔所爾與耳語曰。若誠脈勇者流。勝敗只爭俄頃耳。何餒爲。稍洩。爾肉足吾食乎。彼乃稱病乞假。拔所爾領之。旋下直。卸朝服。更短後衣。疾行至禁垣。僞稱軍府急遞。示守者以符驗。遂出。

抵後園。衆守於外。拔所爾與荷蘭取巴黎斯踰牆。潛入馬利室中。見其黨倚楹而俟。大喜。遂燃藥繩。以一端置桶中。相率急竄至園中。與衆合待其爆裂。

凡人作奸犯科之事。恆於深夜。故曰宵小。然聞晨鐘而知猛省者。亦僅矣。是時園中林霏濛密。清露積葉。履衆徘徊片刻。寂然無聞。拔所爾性躁。即欲入視。有堅阻者。正推挽間。斗見金蛇萬道。土木橫飛。龍池霹靂之聲。有不僅耳聾三日者。

衆知丹雷了矣。亟擁拔所爾入城。守者已聞聲知警。禁詰加嚴。黨徒等稱有邊報。乃

啟關入。拔所爾歸寓。浮一大白。磅礪解衣。坦然高臥。東方既白。吏役報丹雷臥邸被
轟。玉石俱焚。乃起入朝。會晤諸大臣。故爲憂異之容。與共入告。女王聞一震之餘。久
已如倩女離魂。官骸固覺矣。

丹雷年未及壯。竟遭橫死。身爲灰燼。匪特嫠緯銜哀。卽蘇人素薄其所爲者。亦歎其
報之過酷。在廷乃嚴究罪魁。懸賞偵緝。旋有匿名上揭者。且人言籍籍。咸指拔所爾。
丹雷之父乃請公斷。馬利暫解其職。令對簿。詎及裁判之期。此老憤憤。竟不敢來。原
訟旣無主名。從中復鮮左證。訴者自易辯護。就訊後。刑官無以入其罪。律應釋免。彼
旣復位。愈肆其權力。羅織諸謗已者。人知甯批逆鱗。無觸乳虎。故馬利終無如何。
拔所爾旣賊丹雷。威權震朝野。百官咸仰鼻息。彼專恣之餘。肆無忌憚。竟敢宣言自
棄糟糠。求王下嫁。勒諸大臣簽奏。馬利至是始悟野心勃勃。亟罷斥之。然而晚矣。
四月杪。馬利巡行至斯代林。將回厄丁北。內國坦途。故簡騶從隨扈。僅孟洛維等數
近臣。拔所爾久伺行期。知於林列士高一宿。晨復就道。乃率所部。散伏要衝。卒起叩

王馬前曰。敝邑褊小。望我后來蘇久矣。不俟答。執韁而行。並擄諸從官。僅有逃者。踰日至旦巴堡。

堡城孤峙海隅。山深林密。四絕外援。身入其中。不啻在人掌握。向者令尹振萬。猶盡以情。今且逼之以勢矣。試向金屋中人。遇茲面目黧黑氣具偉岸之夫。情何以甘。雖然。人生誠難。豈可責之以死。馬利始亦抗顏厲斥。矢志不回。而念及千里嬌兒。無辜失恃。一坏之土雖香。六尺之孤何託。掌珠多累。未免心石潛移。拔所爾更進以異言。謂傾注有年。幾爲情死。丹雷之宮。卽激於妒憤。不能自禁。區區之愚。專慕色身。絕無異志。倘加恩澤。許與耦俱。願執鞭弭終身。不然。則有死而已。磋磨至於旬日。乃允議婚。

拔所爾豫與其妻離異。彼此取有證書。故與馬利結婚。得無障礙。既定盟。乃舉傾堡銳師。奉王歸國。至厄丁北。遂攬朝綱。旦夕擁兵禁衛。且要馬利對衆宣綸。宥其既往。與行正式婚禮於富利路教堂。三醮旣成。六州鑄錯。傷哉。

第九章

馬利自被擄於旦巴堡。及與拔所爾成婚。爲期甚邇。因是蘇人疑謗交乘。卽素戴王者。亦因社鼠城狐。闇無天日。而黼座毫無定力。俯仰從人。不無微議。馬利風聞輿論。自傷身世。每追念丹雷疑案。烏勒暴變。至於佛倫什士之早夭。種種感情輻湊而來。一誤再誤之言。憔悴姬姜。何嗟及矣。

時法政府特遣專使來蘇。董理交涉。並屬隱察丹雷被禍始末。李使一老成諳練之人。不欲越干內政。故未實行偵探。然亦有所聞。故於馬利與拔所爾結婚之日。特託故不往。亦不致賀。

逆取順守。事尙可爲。乃拔所爾之壓制女主。凌轢朝臣。不啻第二丹雷。且有甚焉。凡所施爲。咸矯制旨。以意逕行。嘗欲勒兵斯代林。戕丹雷遺孤。且語左右曰。非種必鋤。庶絕後患。乃以御名下勅陸軍部大臣。徵調諸堡雄師。大集於美爾路斯。聲稱將丁邊痛勦外寇。實則欲使斯代林腹地空虛。以便提一旅往擄幼儲也。

諸貴爵世臣。知其祕策。始歎女王生世不辰。以暴易暴。設任橫流。亂將不可收拾。乃亟聯合黨徒。傳檄遠近。移美爾路斯諸軍。悉集於斯代林。以衛幼儲。且以世子徽號。舉旗向闕。布告厄丁北堡軍民。早日反正。援王出險。

斯時黨派最紛。其守正不阿。尊王愛國。欲去拔所爾而保治安者。爲一黨。其假公濟私。無君有教。欲罪拔所爾。並及馬利。因謀廢立者。又一黨。其犯上作亂。目無法紀。名爲馬利。實從拔所爾者。又一黨。兩黨並立。而一反對。奇偶相形。知不敵矣。

拔所爾見四郊多壘。知時不利。且聞厄丁北堡府尹。亦他黨人。設一旦舉兵內應。圍富利路王宮。則絕歸道。勢成垓下。將喚虞兮奈何。不如策我逝騶。早挾俱逃之爲愈。拔所爾所轄別有一堡。名婆什烏亦克。在厄丁北之南方數里。上建礮樓。城池深固。出入必以吊橋。形勢頗可根據。拔所爾乃與馬利夤夜南遷。廣蓄糗糧。爲久居計。楚幕有烏。知城人遁矣。際此南風不競。義師日集。以叱咤風雲之氣。攻城摧敵。何所不克。豈容漏網吞舟。乃亟合兵追躡。直抵婆什烏亦克城下。尅日合圍。拔所爾憑高

遠望萬竈貔貅。森羅在目。知地利不敵人和。索然氣盡。然狡兔三窟。尙有旦巴堡斜
凸海中。懸絕大陸。且風濤險惡。當無環攻之虞。乃思突圍而出。尙懼不得脫。遂矯詔
徵調諸黨徒。遙爲聲援。有響應者。兵氣復揚。遂進兵與諸道聯軍。對壘於楊梅山之
上。

法使李克洛克。往來兩軍中。自任居間。欲化干戈爲玉帛。然諸軍帥要約甚苛。居心
不測。拔所爾復意氣用事。故竭說士之甘。無可排解。爲魯連者。乃拂袖去。任其自決。
拔所爾有扛鼎之力。嘗秣厲賈勇。自往敵軍挑戰。司令者選二偏裨出應。彼薄而不
較。指名索冒坦決鬪。冒坦者。前與同謀。而後叛之。故欲得而甘心。

一人敵惡。足有成。况婦人在軍。兵氣不揚。計惟鬪將。尙可以逞。而外師以直制曲。衆
困寡。利於野戰。不肯妄動。拔所爾日益窮蹙。馬利乃乘機諷以審時度勢。屈意求全。
隱喜可脫人羈。輒矣。密遣使往客軍中。宣召公正大臣格能子。來議和約。且令與諸
注權者熟商。格能子卽日以條約來呈。若允簽諾。卽可息爭。

其約首請馬利與諸從官來歸。次稱拔所爾爲殺丹雷首惡。法宜離居。任其遠竄。凡此皆馬利求之不得者。惟約內不稱王號。於善後各節。咸以模稜出之。不無疑竇。然亦不暇慮矣。拔所爾得寶妄希。反歌朝雉。身敗名裂。率數騎怏怏而去。可恥亦復可噉。

此事傳疑至今。迄無定論。有謂馬利特脅於亂賊。其心固未嘗一日忘宗社與其愛子。故特以術自脫者。有謂馬利至愛拔所爾。知卵石之勢。無可幸免。特保全之。以爲後圖者。有謂馬利早私拔所爾。丹雷之死。實與同謀者。有謂馬利之任拔所爾。實嘉乃勳。未嘗干涉逆謀。旣被劫脅。乃漸棄舊憐新。移情於不自覺者。總之衆喙雌黃。適畀羣奸以口實。薄命人五角六張。至於一波未平。一波復起。其星宮亦太磨蝕矣。馬利叱馭歸軍中。格能子徒步從行。望塵遙拜者。尙不乏人。始晤諸大臣。排惻言曰。天禍蘇國。降罰於藐躬。亦旣有年矣。爲吾家事。孤人之子。寡人之妻。使諸大夫執掌風塵。吾咎重矣。然諸大夫必因吾子。不棄寡人。復爲君臣如初。社稷幸甚。諸大臣媵

阿答之。卽速駕回厄丁北。

法駕旣旋。正黨解散。諸新教徒起握政權。馬利欲入富利路故宮。阻之。欲往斯代林視其子。又阻之。馬利知慍於羣小。朕兆已萌。惟日憂危。無可告語。

拔所爾回日巴堡。知蘇人必不以尺地見容。追師指日。且田橫孤島。死士無多。困獸雖強。必歸於盡。乃發滄渤之思。冀奮虬髯。尙有扶餘可國。未幾率其醜類。棄領土。建樓船。縱橫掠奪於日耳曼海面。錦帆高舉。各震一時。卒爲丹麥舟師討滅。擒置監獄。受酷刑死。

第十章

喀羅柯帝公爵。端人也。衆望所歸。新黨嚴憚之。馬利亦恃爲居閒。全局實係於是翁。渠亦慨然自任公證人之責。沿途竭力擁衛馬利。數執兵驅散暴徒。彼知新教徒之以國事犯待其女王。欲行禁錮。時曾力言莫須有之獄。不得陷君於不韙。而叛黨有雄於辯者。出一函。堅稱爲馬利至厄丁北之夕。所手致拔所爾者。中途適被邏獲。試

觀其情話纏綿。足見楊梅山之役。特迫於義師。不得已暫分勞燕。實則狼狽之意。未嘗稍渝。夫拔所爾之罪案。亦既成鐵案矣。君不君而自偶於罪人。則卽以待罪人者待君。亦奚不可。吾儕信以社稷爲重。必籌良策。使同惡永遠不能相濟。庶保治安。又何獨夫之足惜乎。由是喀羅柯帝語塞。然知馬利之爲人者。咸曰此書僞耳。

新教徒既定實行禁錮馬利之策。乃自厄丁北呂長家。邀馬利暫歸富利路宮中。是夕黨員復集。促宵征。使急裝。但曰行耳。不言其所往。時夜將半。衆出上騎。特簡前殺烏勒捷武之烏拉士奔林迪西爾二人。司監衛。旅行達旦。過梭士河。翌晨。至辣克勒文堡。

堡在厄丁北之北。方圍據湖心半島。三面臨水。纔一徑通陸。前多植物若公園。中建方式譙樓。卽地主居宅。樓形若浮圖。層累而上。高數級。其下有地窖監獄也。自屋中窗戶以鐵索繫梯升降。別有八角小樓。列瓦若雉堞。中級有窗可以外眺。爲此堡之特色。蓋自餘皆若礮眼下斜。匪能平視也。

此堡爲寶格黎士夫人領土。夫人卽麥以利伯爵之母。居恆以地得名。人因稱之爲辣克勒文夫人。此婦已再醮。而自言曾嫁鄭蒙斯王。婚禮如律。蘇祚應傳其子。不當屬馬利。是又此熒獨可哀者。一天然仇敵也。諸亂黨特因其君於此。一以地勢陡絕。無脫兔之虞。一則假手老悖。使快其私耳。然猶於授受之間。嚴屬監守。堡主主婦。乃禁馬利於八角小樓中。

是時舉蘇格蘭全部。新舊分黨愈甚。新黨猛占優勢。舊黨雖亦團結。而絀於力。暫不能爲馬利有所斡旋。行蔑羅坦公爵者。實爲首領。其宅園林幽曠。近克來河。去格黎石高數里。黨員俱樂部在焉。新教徒則薈萃於林列石高左近。以幼主在彼。可挾以令諸侯也。旣而新黨議。逼馬利遜國。舉麥以利攝政。俟幼主長成歸之。一面權立政府。發急遞。促阿衡歸。麥以利聞之。卽夙駕自法回蘇。

行蔑羅坦黨人。雖未能勤王復位。而多方演辨。提倡尊王。輿論亦賴以不偏。故馬利久錮堡中。得此聲援。守者尙不敢爲已甚。至新黨方針。亦自不一。或主激烈。或主和

平。發言盈廷。莫衷一是。最後乃定逼使馬利遜位之策。

僞政府之約三章。一請授禪幼儲。二以逋臣麥以利居攝。三於麥以利未返之前。擇代當國者。過當之要求。亦自知其難邀許。勢非強迫不可。然署諾者及盡人所賦之自由。較諸君權。尤神聖不可侵犯者也。不可犯而犯於無形。狡謀爲可畏矣。

袖中禪詔。羣小所優爲。有難者傅亮成濟其人。於是得二使才焉。一孟洛維。嘗爲女王書記蒙寵任。曾使英倫。參預丹雷婚事者也。一林迪西爾。烏勒捷武之亂。喋血宮廷。刃幾及女王者也。二者性情。此擅陰柔。彼極頑暴。先狐狸而後豺狼焉。不籠絡於口密腹劍之機。必吶喝於劍拔弩張之氣矣。

日者有二行人。施施然至拉克勒文堡。其一止於外。孟洛維先入。謁禮畢。足恭陳約章。既發言。神氣愈下。猶若奉詔赴英。召對富利路王宮。辟咩負劍時者。旋復懇切其辭曰。蘇格蘭全國亂民。咸疑丹雷之死。影響及於陛下。以拔所爾之婚。不以禮合。而終歸於好也。今欲安戢燎原。使此座不歸他姓。惟有曲從斯約。或者推尊太上。不至

終老於金墉。否則非臣所敢料矣。馬利莊聽其如簧之舌。良久乃曰。我心不求白於人。名位亦敝屣耳。特此非理之約。安能奪我自由。而使強諾。吾雖至愚。亦奚肯握管以自誣服哉。

孟洛維知非口舌可爭。退甫下階。馬利瞥見一悍目皤腹武夫。排闥直入。橫逆之氣。撲人眉宇。斗憶親臣被禍之夕。手刃而前者。卽此家賊。一時神經無主。病悸而昏。稍蘇。猶面無人色。愴固不具肺肝者。見此顏冰淚雨。愈肆鴟張。馬利自有生以來。厄運雖豐。究未嘗遭茲窘況。斯時但願剎那早離當前地獄。死生窮達。均不暇計。乃亟援筆署簽。畀之以去。由是而大盜潛移。此忤奴首爲功狗矣。

此一千五百六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事也。後四日。諸叛臣爲幼主行加冕禮於斯代林堡。是日鄭蒙斯第六年甫周晬。此襁褓中物。爲人傀儡。亦復可憐。林迪西爾於教堂中。誓言親見馬利簽約。出於自願。衆咸歡諾。是堂卽二十五年前。馬利改士與諸大臣。延羅馬教宗。手進王冠地也。王今獨有小樓矣。回首少時。能無悽悵。最憐者。

去年弱燕生雛。方深自慰。遽意一轉瞬間。竟因此塊肉。授人以柄。使一生之位業名。稱冰銷殆盡。而前途障礙。尙無了期。

大禮畢。法駕回宮。一人捧鞞冕。踰趾前行。一人執圭。一人劉。其次負黼。其次黃繡。抱孺子呱呱而泣。此嬰兒固無所覺。然使成人居此。其念樓中有母。斯時孤憤獨深耶。抑覩朝廷始尊。怡然自得耶。

麥以利在外有年。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此行天假其機。故尤審慎萬全。以冀一成而不敗。彼聞新黨勢力雖優。宗旨不一。舊黨潛伏於下。仍未解散。且爲馬利申辯授禪之事。實由強逼得間。當以全力運動廢約。使復其位。驚弓之鳥。慮患綦深。乃止於邊境。召孟洛維與商大計。既至。首詢民情。次籌善後。部署既定。乃先謁馬利於堡中。而後入朝視事。

麥以利既向辣克勒文堡。舟過辣克湖。抵譙樓中。是爲錄囚。且省舊君。並敘家人情語也。其與馬利相見。辟人談逾晷。語祕。後無傳者。但以數年前手足干城。至今日而

座客階囚。重申積愆。人非木石。何以自堪。相傳馬利始晤阿兄時。搵搯不能成聲。麥以利於分襟最後時間。亦戀戀有情。然功名中人。斷不以無謂之愛憐。自傷其利益。故爲誅心之論者。咸謂麥以利胸中。良以此一泓湖水。半角紅樓。恰好爲箇人長齋。繡佛終老之鄉。必不肯使越雷池一步也。

未幾而居攝之名正言順矣。秉鈞伊始。首設一議會。審判從前政變諸人。著其功罪。勒爲定案。於是新政府根基始鞏。

及冬。馬利仍在小樓籠中翦羽。不可自聊。極圖破壁而飛。且意外間當大有從儂者。苟能逃縵東海。則人心未去。死灰未必不燃。奈守者綦嚴。且環獄皆水。自脫正未易言。

寶格黎士夫婦。有子曰趙渚。年二十有五歲。復養一子曰威廉。年十七。二子性情仁篤。見久錮天女於室中。不平滋甚。數月前已許身涉險。從井救人。於是佳俠朋謀。使二子僞遊近村。與舊黨潛通隱祕。外內協力。先期聯絡諸部。預儲一切。乘機竊發。事

或可爲。

近處有村曰禽倭脫士。堡屬也。中皆寶格黎士佃役所居。距離一衣帶水。往來必操楫。篙師等悉在堡主轄下。外艇不得入。堡中倉儲有限。日用之物。勢須外購。故諸傭出入。亦日以爲常。

一日方重陰傍晚時。有女傭自村來堡。手挾衣襟入內。近來樓中人羸弱不勝。居恆晝臥。茲辰愈覺氣息奄奄。監者多忽。未須臾。偃息在牀者。忽已變相。衆亦莫察。但覺向之女傭。仍挾一裹。下面紗亭亭而出。至渡頭拾級登舟。一時煙水蒼茫。載鷗夷幾將脫網矣。

事每敗於所忽。舟人偷耳。何慮爲。詎意以色列人者。卽遭急色兒敗乃公事。此偷容與中流。見客舉止迥殊。村婦渴於餐秀。乘興戲扯其面紗曰。是何貴人。若斯之靚。洪耶。馬利陡驚。亟舉手爲障。而指葱臂玉。已顯露一帝家風範於俗目中。知不可掩。乃自正嚴襟氣。侃侃謂之曰。吾卽女主。凡係良民。當識尊親之義。速受命無違。爲我誕

登彼岸。

困舍奴豈烏江亭長者流。彼思吾知有賞耳。安知所謂君者。堡主能以賞予我。卽我所應爲效命之人。此奇貨也。乃對曰。吾分不當渡王。宜卽回堡。馬利不暇自哀。惟惴惴於其黨人與二孺子之無辜連坐。爲力懇於舟人。無揭其隱。渠亦佯許之。逾日已舉堡。皆知竇氏夫婦。嚴譴其子。與馬利二女奴。以威廉罪無左證。姑錮堡中。竄趙渚於禽倭脫士。而適以便其交通。與黨人力圖再舉。

一擊不中。守者警備自加嚴。再接再厲。謀者熱力亦愈漲。威廉一乳臭兒。顧極機警。沈默貌少慧。若無理想者。衆咸蔑之。趙渚則儼然一熱心政治家。奔走演勸。席不暇煖。用是行蔑羅坦黨人。賴以團結愈鞏。至於機關消息。自行蔑羅坦達村。由村達堡。往返均極靈通。惟無術與樓中人直接。乃寄馬利以羣鼠救獅出網之圖。冀其參悟機倪。不遽失望。

秦運之期至矣。其出奇卽在馬利所居樓中特別可以外眺之一窗。趙渚擬藏舟夜

泊湖陰。密至窗前。縋之以去。然窗外橫護鐵柵一重。堅不可摧。非得柵門之鑰。必莫能越。而堡中諸門鑰聯繫一組。竇氏須臾不去身。雖有盜合之人。妙手空空。恐亦無所施其技也。

五月初二星期之夕。竇氏二難。計畫悉定。趙渚於薄暮時。已航輕艇。隱叢蘆荒港中。既瞑。則橫波雙槳。如蜻蜓點水而來。待樓中燈火一旋。乃敢前泊。是時威廉方在宅中餐室。與所親晚食。門鑰在案。不知何術於半小時間。座中皆醉欲眠。侍人亦不復至。此要鍵安然在握。既出戶。重重加鎖。反閉家人於內。是亦報施應爾。旋至馬利樓中。二三侍從。已爲其主嚴裝以待。威廉乃亟啓柵。將護馬利登舟。有侍兒鄭克尼低者。爲馬利心腹。衆倥傯不及與俱。彼遽自窗躍下。致受微傷。小艇星速駛行。其疾如矢。二子竭力操柁。馬利與侍兒等亦自打槳。氣力斗奮。至湖心。威廉投諸鑰於水曰。使彼且少安無躁。毋躡我後也。

夜分。安抵辣克湖之南。行蔑羅黨人。已部勒於此。候迎女王。既覩天日。歡聲雷動。

扶馬利上騎。倍道前駛。選諸勇士爲衛。黎明。至行蔑羅坦邸中。馬利曰。今而後庶依然故我乎。

蛟龍出水。非池中物可知。一時蘇格蘭民心。洶湧紛淆。不可名狀。舊教徒傾附之殷。更如星火燎原。臨風莫能嚮邇。馬利於是傳檄諸道。剖示叛黨種種構陷凌逼情形。致成授禪之舉。矯制不得仍遵。凡爾臣庶。宜從天戈所指。敵愾同王。無或觀望。並飭麥以利早日歸政。面縛渠魁。自邀寬典。旬日之間。四方戰士願執橐鞬。自隸於女王麾下者。已有君子六千。惟麥以利不奉詔。

辣克勒文堡中人。於醉夢中縱囚遙去。吾不屑敘其懊喪奚若。惟見重關絕塞。昔所爲陷阱而恃若金湯者。今已傾頽殆盡。湖水濁。寶氏族。湖田荒。寶氏亡。可歎也。濛濛煙雨之中。一二遊人。自禽倭脫士村買舟來者。尋廢宅於滿庭荒穢間。漫指苔爲壁頂。若爲地牢。土人道客。觀鐵鎖繫梯處。戶限爲穿。想獄人多矣。傍湖小樓特峙。好事者修葺有加。臨窗一隅。尤畫蚓塗鴉。幾經題詠。佩環遺韻。恍惚於心目遇之。試從恨

水顰山。想當年沸釜愁魚。芒腸猶當作也。

第十一章

行蔑羅坦邸。在克來河上游。無險可扼。附近惟丹巴吞堡。襟山帶河。尙稱用武之地。斯堡據廣原之上。一壞墳起。若冠形。四野良田沃土。足以耕植自給。但前爲航路之衝。舳艫蔽江。可以直圍水郭。勢殊天塹。亦不足以久居。然急何能擇。且馬利少日登舟赴法。卽自是鄉。三宿空桑。依稀在夢。故決計先下此城。爲行在所。

關中河內。根本固則大業可圖。詎機事不密。後發者終制於人。麥以利己。選良將銳師。要於中路。兩軍相值於格黎石高之野。兵家占勝。形勢爲先。近地有高巖。勢若建瓴。先入者主。客圖成。卽勝負機決。兩軍咸以全力爭。而井陘天險。非方軌所能升。麥軍元戎。乃令每騎兵之後。附一步兵。各自爲戰。能執鑿弧先登巖頂者。賞不次。一謀之臧。全局斯判。敵旣得地。堅壁不可復撼。王師乃就別一小山爲營。相距不數里。劃其間爲戰地。是日冷寒。未幾而礮聲作矣。馬利憑高觀戰。慨志澄清。殊觥觥有武概。

既念後時失險。軍心滋餒。復竊窺不能自勝。詎一交綏間。前鋒已卻。數小時全軍皆墨。平原試望。惟見斂魂縈骨。草木皆傷。陣雲愁慘之中。後舉旗而前棄甲者。零星觸接於眼簾。猿鶴蟲沙。一蹶不可復振矣。

方事之殷。近衛數勇士。請馬利亟逃海濱。而憤王一片雄心。已共國殤。同時化碧。籠東中幾欲自裁。衆強挾之南奔。踉蹌至日都登南古廟。偵敵已不窮追。乃稍休息。商出亡。乞外援。馬利意欲赴英。籲以利沙伯。冀有氣類感情。抑強扶弱。而侍臣等深知以利沙伯之爲人。迥異狐悲。且久甘心兔死。咸勸不如赴法。猶有故交設位。綈袍雖薄。勝於豆釜之煎也。馬利慨然曰。法吾摯愛之邦。豈無菟裘。容吾終老。顧吾所以不憚播遷者。將以求吾大欲。今竟歸法。則苟安偷活而已。雖生亦奚以爲。夫以利沙伯虎也。不入虎穴。安得虎子。若天亡我。則割肉餵虎可耳。有覩面目。以見江東父老。吾不爲也。乃命使者一人。往英邊鄙卡列瑣堡。訪其守臣。告以故。使請命英王。示拒納。卡列鎖堡。在英蘇交界。沙落衛夫列士海灣之上。去岸將三十里。沙落衛內河之水。

皆貫注於此。以達海流。且都登南古廟。則在渴來鎮中。其與沙落衛夫列士距離較諸自彼到卡列瑣堡稍邇。

麥以利雖開湯網。臥榻下亦復不容鼾睡。於是風鶴頻驚。勢難濡滯。乃決於中途俟報命。五月十六日。率衆首途。從者二十餘人。斯卽組練六千僅存之碩果也。至海壩。租船滿載糗糧。他用物亦差備。船沿海港東向沙落衛夫列士而行。水程十八里有奇。旣挂帆。故國雲山。隨波漸渺。舵樓四望。不減新亭之泣。然楚囚相對。來日方長。苦蕘初嘗。恐未識後來滋味也。旣抵岸。舍舟登陸。向卡列瑣堡啟行。

當使者至卡列瑣堡時。堡主已往英倫。請命於以利沙伯。其副曰老斯者。代表歡迎之意。曰。貴女王若肯惠臨敝邑。自當盡其鄰誼。護以國權。不至更爲人俘。於是傳布近邊諸守土貴官。高會海隅。敬迓蒙塵之主。及期。一切賓禮。形式猶存。神氣則已輕蔑。

馬利旣寄人籬下。禮意寢衰。旬日間在英諸舊教徒。及江湖亡命者。咸來聚晤。一一

貴顯責堡主供帳過菲。殊失文明國體。衆情深附。適足以生守者之嫌。自茲窮鳥投羅。愈傷鍛翮已。馬利時偶游獵。散行堡外。堡主亦不堅阻。惟常簡吏卒數十。巡緝左右。名爲警衛。實卽偵探。一日馬利行獵。將及邊徼。歸時探者密白長官曰。馬利騎術良優。一旦有黨人陰伺。挾之他去。吾屬無瞧類矣。其後馬利復出。主者必恫喝之曰。邊境犬牙交錯。郊原荒僻。保無若仇。密遣暴客。爲螳螂之捕。王固自輕。吾儕小人。不足任咎也。幸節畋遊。甚荷。

以利沙伯於鷹犬縱橫之際。忽簡使臣。賚一函。與其中表寓公。函辭懇懇。慰憐情文相生。讀之使人心楚。馬利詢使者何時可與以利沙伯相見。對謂英王之意。欲俟暗殺丹雷一案。水落石出。果無干涉。方能以親情敵體。交歡於樽俎間。不然。千夫所指之人。秉國鈞者。誠難徇私而自逸。惟王意尙欲力爲昭雪。擬設一特別國事裁判。會鞫兩造。貴人若肯屈尊就質。則寃可白。位亦可歸。一髮千鈞。惟鑒察焉。當時專制盛行。從無萬乘之尊。受勦於刀筆吏。故馬利甯冒不韙。必不屑辱身降志。藉英律以求

伸。

甘言既不足以動人。以利沙伯乃變計漸施壓力。遷馬利於他堡。其地較小。不足以容賓從。由是羽翼日益凋零。馬利自覺其所處。如鼠入牛角。每況愈下。無可希望。以利沙伯復屢促其就質。且謂茲事非彼之不憚煩。實自馬利發難。首控其攝政大臣。被控者人有辯訴之權。奚能強抑。如以王者降尊。有傷國體。卽舉人爲代亦可。其終馬利亦曲從斯議。託辯護於其侍臣。

此特別裁判所。設於約克。爲英北鄙之一大都。屆時。麥以利自來。挈數大臣。素與同謀者。馬利之使。亦有黨援。就訊伊始。兩造各以其敵爲受控之人。

當時觀者蜩集。高等裁判官暨陪審員辨護士等。各卽其位。談判旣啟。工力悉敵。數星期不決。最後麥以利出數手簡。謂馬利於丹雷未死之前。已通拔所爾。此卽其左證。緣姦近殺。情理顯然。辯者云。曖昧之事。最易深文。設外寵在前。則狐綏載詠。被嫖毒者。又何必臨之以兵乎。斯結旣解。主謀一節。更爲風影可知。微論楮墨之眞實也。

然司憲者早希意旨。成見在胸。上下其手之間。沉寃已如鑄鐵。馬利知以利沙伯。故設此千重霧障。以汚清譽。而惑羣情。乃諭其使臣。無庸更焦唇舌。茲事終以不了了之。迄今讀蘇格蘭全史。雖有南董。猶難直筆平反。鑠金下石之威。能無慄哉。

麥以利回蘇。勢位愈如磐石。馬利至是始歎英人之制其死命。而臥薪嘗膽。志不少衰。曾致書以利沙伯。求易尺地。或任回蘇赴法。俾免烏頭馬角之嗟。以利沙伯告以既負法律罪人之名義。卽不能復享自由。惟若自知罪已。下詔實行傳子。閉門思過。猶保首領。以樂餘年。馬利復函。辭乃愈抗。意謂鼎鑊在前。不能使自誣服。此卽蘇女王布告天下後世之公言也。

以利沙伯知馬利生平倔强。歷久不渝。詭謀既窮。惟有以暴力折磨其氣。然一時在英諸舊教徒。大申公憤。蠢然思動。揭竿之事。日有所聞。蕭牆內患。防不勝防。始悟激石生火。轉非上策。不如移禍他人。乃與麥以利開議。交還馬利。使自禁錮。此卽阿瞞所以愚黃祖也。麥以利亦具沈機者。明知靖難功成。雖老佛回宮。亦不過上陽終老。

何必使寄人刀俎。不知命在何時。乃允擔任。不使再逃之責。且遣要人爲質。而納舊君。

可憐蟲人厄旣深。天窮復酷。議在垂成之頃。麥以利忽遭仇家狙擊。命亡博浪之錐。噩耗卒傳。前言冰釋。馬利爲女王時代。已擁虛位。舉凡長駕遠馭。胥賴庶兄。自嫁狂夫。始成兇隙。而同根一綫。未免有情。況影響所及。更使歸途永絕。故自大雷書絕。彌覺傷神。日惟以淚洗面而已。

行蔑羅坦黨魁。於冷塞之役。身爲敵俘。坐叛逆。臨刑獲免。產沒入官。麥以利以賞諸有功者。一嬖人得其領土。乃奴諸細弱。且裸而刑之。凌虐無人理。行蔑羅坦夫人。至於神經贅亂。怨憤而亡。此君推原禍始。銜攝政次骨。處心積慮。不惜漆身吞炭。以圖一逞久矣。

麥以利巡行郡邑。將至林列石高時。行蔑羅坦預於輦道所必經之衢。私賃一宅。宅前門戶。重重障塞。備飛騎於後。臨街露臺。上闌一窗。高可隱人。鷲伏其中。外不及覓。

繕備既楚。乃潛入前站。偵啟蹕期。

日者傾巷喧闐。蘇假王傳驕戾止矣。前導千騎。聲勢煊赫。既及中市。觀者愈衆。乃按轡徐發。行蔑羅坦公爵。黑衣勁裝。潛身臺上。凝視其招搖過宅。猝發一銃。彈穿麥以利前胸。餘力並斃一騎。偉然者冠裳委地。左右倉皇。莫知所措。有覺飛彈所從來者。急毀扉入宅。而重堅不能速破。當鸚鵡紛紛。尙未履闕時。此俊鷗已翩然逝矣。不得已暫爲裹創。折回前驛。是夕遂殂。

蜀山東崩。則洛鐘西應。英有貴族曰那佛公爵。雄於資。人推爲國首戶。以舊教徒傾心馬利。不惜毀家紓難。惟必許其求偶。乃肯犧牲萬有。冒死圖功。馬利使告之曰。大夫信能成大事。吾亦何惜此身。惟箇人之情愛。可以奉酬。而社稷之治權。不能爲報也。議未定。有人上變。緹騎亟緝下獄。極刑訊服。坐棄市。

此獄辭連及馬利。以利沙伯。故以親貴爲言。諭勿深究。然網愈密矣。諸舊教徒屢挫於嚴霜烈火之中。始爲苛法所繩。繼亦熱腸漸滅。馬利禁地。歲復數遷。雖有崑崙。莫

通三院。人心大去。遲暮自傷。間惟二三親侍。戀主猶深。鄭克尼低自辣。克拉文堡相從至今。忠事尤至。馬利時或以繡自遣。嘯歌亦久廢。餘則問影自傷。朝淚鏡潮。夕淚鏡沙而已。

第十二章

一千五百八十六年。馬利之爲英囚。蓋十有八稔矣。修蛇易逝。失鹿難歸。中間黨獄。鈎連。謀擁戴而赤其族者。不知凡幾。其終乃釀成伯水坦同盟之一果。伯水坦者。一肝膽輪囷之士。且饒智略。力爲馬利圖興復。團結黨徒。外與法蘭西西班牙兩國約縱。以爲後援。謀定。欲亟拯困龍。示以祕策。使倖投函於犴垣密穴之中。詎爲洪喬者。被邏擒訊。陰事遂洩。

一日適當馬利遊息之期。將命駕矣。有貴官自倫敦來。悍然謁之曰。爾謀誠臧。但此輩十四人。已束囹圄。吾來縛爾爪牙。並檢同盟要證耳。語竟。逕入室中。縱橫大索。卒獲祕函。掉頭竟去。馬利蕭然獨坐。對此長物如麻。橫涕之餘。不禁百端交集。

此函既至倫敦。一時瓜蔓傳抄。鍛鍊周內之風。固亦數見不鮮。惟事有難者。蛇骨不
斷。則百足不僵。而投鼠忌器。法西兩國。虎視方眈。鄭蒙斯王年已長成。戴天之仇。奚
肯不報。以利沙伯陰梟智略。誠有過人者。故緩其獄。而極意外交。務杜西鄰責言。且
布諸蘇境。謂故王已出。不日即舉旗東問。求復楚弓。一二草澤之雄。受其蠱惑。紛然
起義。蘇政府疲於奔命。歸怨亡人。羣醜乃朝夕咻王以大義滅親。孺子何知。自覺天
情漸絕。後竟致書其母。語多狂詆。如揭其黃泉相見之衷。馬利遭此梟鳴。乃歎頻年
燕翼艱虞。竟得此一紙頌辭。厚償罔極。自是益無復生人之樂。

以利沙伯狡謀已逞。知可逼其仇以摔頭對簿時矣。乃遷馬利於最荒僻之區。曰沙
土令忌堡。堡在來因河上。河流自那西蒙坦東北入海。距堡數里。有千年前古大教
堂。其地曰彼得堡拉富。

預審期近。舉衆心目中。所久闊別赫赫之一人。今從黑闇間復顯於刀鋸桁楊之下。
其聳動幾及全歐。更奇者。以蘇女王之尊。而受鞠於英女王。以中表女兄之親。而鞠

其中表女弟。事誠曠代難逢。然觀者意表。咸憫此齊民不若之小君。而懾於炙手可炎之霸主。

一千五百八十六年九月杪。英政府於沙士令忌堡。特設最高等裁判所。體制悉備。國主親臨者。先期諸刑官勸馬利就質。馬利曰。吾與爾主分庭抗禮之人。非有加於我也。祇以手足之親。迫而求彼。乃錮於此。至不知年。今復肆行強逼。是獨不知公理乎。夫國有律所以治民。有刑所以懲叛。吾非英人。安從英律。非爾主臣。何有於叛。今吾身雖不自由。吾力猶能不蒙斯恥。況吾縱失柄。而吾社稷與吾統系。屹然猶存。則吾王權自若也。爾曹何人。烏足以褻我哉。

衆知馬利意堅不可強奪。乃復濡滯其事。有點者飾辭以給之曰。英律。罪人於限期內。不自申訴。是自棄其辯護權。即可定讞。今伯冰坦等。逼於擄掠之嚴。所供獄辭。多非本意。夫人甯冒九死。而不願污白璧之心者。以無愧怍也。若不一質。是或自歎矣。況爾舌猶存。雖衆寡之間。必不得直於吾君。不猶有天下人公論乎。馬利心動。乃允

就質。

聽訟之日。執法大臣數十。咸據左右。堂上虛御榻。存咫尺威。中設長筵。廣坐律師。下方設一椅。以處馬利。堂外有柵。觀者如堵牆。

當馬利入座時。法司始訊。歷舉伯冰坦同盟諸證。口如懸河。馬利聽畢。以簡詞答之。云。人有失其固有者。自必求歸。而無端被錮多年。是其時光幸福。皆已損失。則雖取償甚力。理亦何虧。況吾凡有所爲。咸光明磊落。決無含沙射影。損人利己之陰謀。以獲罪於天。他無可語。諸司聽畢。卽錄辭終事。決議歸倫敦。

馬利讞成。諸議院教會。迎合上意。咸請明正典刑。其罪名無非煽惑人心。窺竊神器。以伯冰坦同盟爲左證耳。以利沙伯至是。尙有所猶豫者。則以英律生殺之權。悉操諸上。凡有誅戮。曹吏上刑書。必簽御名。乃決。是欲假手羣下。亦難自諱。一筆之勾。攸關輿論。不得已三宥三殺。掩耳盜鈴。及終。乃致書馬利曰。爾素得罪各教。非吾力所能免於市朝。幸速自裁。無以我爲特。

馬利報曰。吾誠樂爲至愛女兒而死。願當彰明較著。纓首蕘街。不願自經溝瀆。且有
三約。若能許我。則雞臺相見。依然鵠雁之情。不然。縱不屑於爲厲搏人。亦難瞑目矣。
函末。署蘇格蘭女王馬利最後之意見書。約如左。

一 盡命之日。須先廣告。許諸黨徒咸來生祭。觀其不屈之概。知益堅宗教感情。

一身後歸骨法蘭西。葬烏冷蒙士叢林。卜壙傍其母馬利墳土墓門。

一 諸故人及侍從等。與同患難者。此後應任其自由。無更凌虐。

此事傳播。法政府及鄭蒙斯第六。均爲聳動。頗移檄勸阻。其他同教黨徒。上書申救
者。亦不乏人。刑期復稍宥延。旣而英諸臣以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以利沙伯乃允簽
諸定判。簡兩大臣往沙士令忌堡。監決馬利。

一千五百八十七年二月初七日。兩使至堡。稍息裝。卽詣馬利請謁。主人方有所爲。
令謝客。旣以固請。知有凶耗。乃命冠服延接。左右十餘人肅立。猶具漢官威儀。使者
鞠躬曰。奉詔侍貴人賓天。乃宣制旨。卽以利沙伯手簽勾決之勅書也。

馬利靜聽訖。夷神氣而容止不變。侍從等銜哀至酷。亦噤不能聲。馬利徐言曰。吾甚憐以利沙伯。天人交戰於胸中。袞影徬徨。其自苦有逾於我也。吾子鄭蒙斯。其竟死我耶。法蘭西政府。其亦援我耶。使者曰。王固有辭。馬利知不可活。遂詢其時。彼云。卽明晨八鐘。

迅雷不及掩耳。無不變者。須臾卽已復初。請使者許延神甫爲之祈禱。使云。此教堂本有高職牧師。可以應召。然馬利以異教卻之。

客去。馬利與左右相顧無色。戶牖之間。咸著陰風慘氣。人生不幸。際此時間。當局者轉覺穆然。特所親之。淒入心脾。往往有痛逾寸磔者。此曹悻定悲生。雖有木石之腸。安禁其哭聲直干霄漢。馬利亦爲酸鼻曰。無亂人意。速取聖經。爲若賤天。冀爲完卵。沈沈不死之天。亦自有情。明知剩箇黃昏。特令多捱一刻。及脯。將進食。馬利搜篋檢其所有。餘資手澤。悉散均分。人得一囊。署姓名於上。有條不紊。旣就餐。君膳雙雞。依然下咽。但少食耳。從者等掩抑侍奉。盤匱盥櫛中。時見淚痕。馬利特語笑如恆。終食

令開樽各賜卮酒。衆亦合舉大白。爲主君壽。馬利溫諭之曰。爾曹轉徙相從。非一日矣。居恆偶有愆尤。不如吾意者。今悉赦免。爾曹亦當念我生平。恕其馭下稍嚴。遷怒寡恩之舉。衆惟對以嗚咽。

是夕。馬利繕兩函。與法都諸親故告別。薦其侍從等。請爲位置。無使失所。夜分就枕。忽已沉睡。夫人當岌岌顧影之時。恆以爲愁滿五更。反側不能安席。不知生機悉絕。則萬慮皆空。況馬利生本禪宗。其靈明確信有忉利天宮。一旦離塵。轉如脫屣。又安有沾泥飛絮。迷戀心根。晨曦甫動。左右已悉集。馬利徐起。手理殉身禮服。嚴妝既竟。指示蓋棺歛具。及其體段。一周詳。尤諄諄以歸葬烏冷蒙士。或瘞聖登列士法諸陵之旁爲屬。且曰。爾曹明年社飯。望吾墓田。以杯酒花枝爲奠足矣。

時不俟入。此慘劇之舞臺。行將開幕矣。堂中建一壇。方廣足容數人。上設高座。斧鉞森羅。諸物俱蓋以深黑色布。望之慘然。壇前有竿木雙叉。監刑者立於左。行刑者立於右。堂下列柵。堡主率警兵鵠立其間。觀者咸在外。數約二百人。大都與有瓜葛者。

當外間陳列繕備。馬利方誦經懺悔。監者來白。馬利令稍從容。俟畢乃事。須臾款步至堂。衆侍尾之。格於例。不得入。有失聲者。

馬利上壇時。斗顧一貴官曰。若非吾故人鄭蒙斯美洛維乎。其人跪吮王手。流涕被面曰。臣一誠不意負主。至於今日。五內如焚。恐亦無顏自立人世矣。馬利曰。吾爲宗教故。視死如歸。已悉釋憾。吾仇何有於若。但吾生平自信無玷宗邦。與吾摯愛之法蘭西。寄聲吾子。異時須念老身。雖流離瑣尾之中。未嘗稍屈。際茲主少國疑。若宜勉事新君。毋以我爲念。

語畢。向監刑者求許侍從等稍前。得見其死。監者有難色。馬利固請曰。彼曹皆二十年來與同患難。竭誠事我之人。不與爲最後之訣別。情何以堪。監者不得已。限以數人。無得擁擠。馬利乃呼六人使進。

旋倚一侍者臂。圍登壇上。孟洛維曳其後裳。是日冠服煊赫。中衣青練。旁緣茜紅錦。外披文繡。面紗飾寶石。垂纒曳地。胸前象牙十字架。繫珍珠牟尼一串。儀容溫肅。儼

猶登極臨朝時代。凡諸服御亦顯示世人一至死不貳之舊教徒。

既升壇。有司宣讀刑章。一堂鴉雀無聲。時微聞歎息唏噓而已。彼得保拉富牧師至前。馬利曰。吾生受教皇洗禮。死從神甫祈禱。安用爾爲。牧師置不理。喃喃妄念。馬利乃掉頭屈膝。用臘丁語自禱。至牧師事畢。猶忍死須臾。以至誠至靜之容。作英語朗誦禱辭。大意祝靈魂早皈樂土。並法蘇英三國霸業日隆。俾其子統祀緜延千禩耳。禱時。屢以十字架向空翹舉。其發聲猶若微風振簫。惜留音無術。一失難摹。不然。可至今洗耳也。

既禱起立。使人下面紗。挈其衣領。屈半身引頸就刑。此一息間。旁觀爲狀最歧。有翹足者。有障目者。有痛哭者。有長太息者。但覺斧光霍霍。有聲若斷蕉。二劊子眉間殺氣軒然。舉一血顱曰。吾事畢矣。

俄頃。衆鳥獸散。尸停一室。從人等於飾終後。欲行馬利遺屬。英人竟不之許。旬日以禮葬於彼得保拉富野原。

死者已矣。生豈無人。一時蘇法政府。詰此問題。或成國際交涉。雖以牝賊辣手。至是亦不無近慮。乃急歸過於下。凡諸審判監殺馬利官吏。悉遭嚴譴。移書鄭蒙斯第六。多方掩飾。且自引咎。以禮弭兵。鄭蒙斯襁褓離親。天性本瀟。此復仇致討之言。亦畏輿評。而非真意。既已稍全國體。卽不欲多上人。此事遂已。

越二十年。以利沙伯卒。英人溯世系。卒以馬利子兼承兩統。是以在蘇爲鄭蒙斯第六。在英爲鄭蒙斯第一。兩國并一既久。畛域尙存。其後乃合。鄭蒙斯是時年將四十。內顧妻子。外理萬幾。久已不遑念母。惟於始踐英祚時。曾墜沙土令忌堡城。赭其宮室。所以誌憾也。馬利故物。咸藏烏厄石竺寺觀中。至今尙存。

81

英文初級地理課程

洋裝 一册

美國蒙德斯氏原著 此書以

淺顯簡易為主、其於各洲

各國及山川等、均不過示其位

置、道其情狀而已、即輿圖亦祇

表示海陸位置、若子午經緯等

線、及此外非初學所必需者、均

略而不載、所附實物圖畫

尤足引初學興味、而實

所以示風土物產及歷

史遺蹟也、以之教授

初學、洵稱吾國難得

之書

曾宗聲譯

歷史 小說

希臘興亡記

定價 二角

是書敘古代希臘國中各小邦興滅存亡及互相吞併爭戰事自紀元前二千年起至紀元時希臘為羅馬所滅亡其間或徵諸史傳或採諸譎謠或見諸詩人詠歎者皆確有攷據當作希臘古史實下言僅作小兒見也

家居旅行之良伴

小說月報

月出一册每册一角五分全
年一元五角郵費每册分半

本報材料豐富。趣味淵永。印訂美麗。定價低廉。所載長篇小說。短篇小說。皆由各名家分類撰譯。情文兼擅。附以圖畫。譯叢。雜纂。筆記。文苑。戲曲等。均耐人尋味。洵為文藝中之妙品。非僅為消閒之資料也。

譯著新小說 二百餘種

倫理 政治 軍事 歷史 實業 社會
科學 義俠 偵探 冒險 滑稽 寓言
言情 神怪 各類無不具備 或可
供宣講之用或可為消閒之資

茶餘飯後之談助

歷八

丁未年七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年四月再版

(雙冠璽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貳角伍分)

原著者 英國特渴不厄拔伴

譯述者 閩侯何心川

發行者 閩侯林黻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

北京保定奉天龍江吉林天津濟南
開封太原西安成都重慶安慶長沙
桂林漢口南昌蕪湖杭州福州廣州
潮州雲南香港貴陽南京蘭谿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前清宣統三年四月初三日呈報五月十四日註冊

